

密

敵情研究

第十三期

阿部內閣專號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
政治部第三廳第三科編印

目 錄

短 評

野村出任倭外相的意義
趁火打劫的迷夢
歐戰給敵人經濟上的打擊
敵侵華總司令部的設置

從平沼到阿部

阿部內閣施政方策的檢討

由日本政治經濟形態論到日本政治外交動態

敵新閣閣員略傳

他終於哭了

補——倭新聞的母胎——時事懇談會

白——小統計表三種

大事記（自八月二十五日至九月二十五日）

短評

野村出任倭外相的意義

倭阿部內閣的外務大臣一職，現已決定由退伍的海軍大將野村吉三郎擔任。當阿部內閣的時候，本已內定調任現在的駐英大使重光葵為外相，何以突然取消前議，而起用野村呢？欲明瞭個中道理，須先了解目前敵國的外交動向。

自德蘇成立互不侵犯協定以後，所謂「防共軸心」的日本外交，已經宣告破產了。接着歐戰爆發，日本還想趁火打劫，乘機奪取英法在遠東的殖民地，完成其建設「東亞新秩序」的迷夢。但是因為我國的堅持抗戰，和美蘇（當時蘇還未參戰）的從傍監視，使倭寇不得宣佈對歐戰採取不介入的立場，也就是不敢與英法公然敵對，並企圖設法緩和對美蘇的衝突，以全力來解決「中國事變」。

這樣一來，對歐洲的外交便暫時降格於次要的地位，而以虎視眈眈監視着日本在遠東的行動之美蘇為主要的外交對象了。諾門坎停戰，日本再一度向蘇聯屈膝，也就是這個道理。一方面，美國是日本的軍火、汽油、鐵材等重要軍需品的供應者；同時又是日本輕工業品的大主顧，如果不與美國修好，到了明年一月，美國廢止美日商約發生效力之後，日本軍用品的來源，就有完全被阻塞的危險，（歐洲各國已無法供給），而獲得外幣的門路，亦將關閉一

大部份。因此，與美國修好，成爲目前日本外交迫切的要求。

在這樣的局面之下，親英派的重光葵，和親德派的松岡洋右（曾傳將出任外相），便失去了出任外相的意義，而另以親美派的人物，來擔任調整對美邦交的任務。這就是野村出馬的政治意義之所在。

野村雖然是個退伍的海軍大將，但却有相當的外交經驗。他在廿餘年前，曾任日本駐美大使館的海軍武官，一九二一年代表日本參加華盛頓海軍會議，第一次歐戰結束時，任巴黎和會的日本代表，在美國的朝野中頗多知交。可以說是一個軍人外交家了。他所具備的條件，第一是親美色彩相當的濃厚，正合於目前日本外交的需要，也合於財閥——特別是以大阪爲中心的輕工業資本家的要求；第二是他不是震盪的土產（指外交官），合於軍事法西派的脾胃。所以野村的出任外相，各方面都無異議。

然則日美邦交，是不是能夠因爲野村的上臺而轉合於日本的如意算盤呢？我們認爲是不可能的。第一：美國與英法關係密切，華盛頓政府不致做出足以使利日本破壞英法在遠東利益的行爲，作繭自縛；第二：美國爲九國公約的盟主，門戶開放爲其對華政策，故對於我之抗戰素具同情，而對於日本破壞條約的侵略行爲則深惡痛絕；第三：因爲我國的堅決抗戰，已使日本的國際地位大爲削弱，不再爲美國所重視。因此，美國的對倭政策，決不致因野村個人而改變。倭寇不放棄其侵略行爲，無論野村上臺也好，誰上臺也好，美國決不致有便利日本侵華之舉動，搬起石頭來打自己的腳。（光）

趁火打劫的迷夢

敵人以為歐戰爆發了以後，英法忙于應付戰爭，所以企圖乘此在遠東來一個趁火打劫，壓迫英法放棄在遠東的利權，轉而再對付美國，使其退出西太平洋以圖獨霸東亞。然而這種趁火打劫，畢竟是迷夢，事實已有證明。

歐戰爆發以後，敵人首先聲明「不介入」歐戰漩渦，或謂「不干涉」歐戰。敵人故意避免「中立」二字，而暗示以後他在遠東將以英法為敵。接着敵人第二步就向英法德波提議撤退在華駐軍。德波在華本無軍隊，敵人的用意無疑地是在要挾英法。但是英國對敵人的回答是非常明確，英駐華使館否認將撤在華駐軍，哈利法克斯向我郭大使提供保證，英對華政策不變。這樣，敵人的這個陰謀，被打得粉碎。

但是敵人並不就此告休。敵人繼之又召集駐滬英法軍事長官提出現行上海防區，應予變更的要求，同時並囑使偽方強佔滬西的越界築路區。但是租界當局，對於這些問題或許因為尚未完全覺悟到過去讓步政策失敗的教訓，多少可對敵人讓步，但是這種讓步，是有限度的。

英法對敵國的根本態度，是值得我們認清楚的；英法決不會放棄在華的重要利權，而向敵人投降，使他們永遠喪失了在中國活動的機會。就是歐戰爆發以後，他們這種基本的對日態度，仍舊如此。歐戰爆發以前，他們還恐與暴日在遠東決裂，是以引起德意在歐洲的戰略。

行動，所以他們盡可能地敷衍暴日，但是現在口沒有這種顧慮。英法現在雖正忙于應付歐戰，然而他們的海軍，足應付德(意)而有餘，而暴日雖在侵華戰爭中海軍消耗尚不大，但是現代的戰爭是國力戰，在整個國力上看來，暴日已被我們打矮了一大半，所以暴日現有的海軍力量，是無法充分運用的。英法既不肯放棄他們遠東的利權，又看透暴日是無力再與第三國作戰，所以歐洲雖起了戰火，英法決不會讓暴日「打劫」的。

再看最近遠東安定勢力之一的美國對日的態度。九月七日赫爾對報界談話稱：「美國現正密切注視遠東局勢之發展，日本要求英法撤退在華駐軍，美國極為重視，並對目前局勢，繼續予以慎重之考慮。」這一段話已間接地表明，美國是「『東亞舊秩序』的保護人」(敵報「國民新聞」語)九日美國復更明白的通知暴日說：「美絕不容認片面的改變上海租界地位之舉動」。十二日赫爾對合衆社記者也有同樣的談話。而且「美國的行動，將較其言語更有力」，美國在太平洋保持龐大之艦隊，菲律賓濱有美軍用機和航空母艦，並計劃對日採取經濟壓迫手段。我們知道美國是「對日本必需品之供給者，又為唯一能在遠東採取軍事行動之強國」，尤其是歐戰爆發以後，暴日已很難自歐洲各國，或英法屬地，輸入軍需品，因之增強了對美經濟上的依赖性；而美國則反因歐洲軍需品之需要增加，可不供給敵國軍需品而無損，所以美國確是制裁趁火打劫強盜的唯一之強國，事實上也確打算制裁。

敵人在討論策盡的時候，忽又在十九日嚇使各報反美，又來一套恫嚇的言論。敵人這種陰謀，其用意不外是想正在美國國會開會的前兩日，恫嚇國會中的孤立派，使他們在討論中

立法時對日讓步。若是美與敵妥協，則敵人便可加緊壓迫英法。但是敵人的陰謀是不會成功的。他們忘記了美國的反日是帶全國一致性的；同時又忘記了不僅是美國，即是英法，亦不會因敵人的幾句恫嚇性的空話就退縮讓步的。

敵人繼續不斷地想趁火打劫，正是暴露其如何焦急；而且屢次的失敗却不自覺，正表現其無恥和無聊。總之敵人的這些陰謀，畢竟是徒勞無益的。（熹）

歐戰給敵人經濟上的打

許多人以為歐戰的爆發，是足以加強敵人的經濟力量。因為此後敵人輕工業，食料品的輸出，可以增加，海運亦將繁昌，所以國際收支亦可改善，敵人經濟的力量因之就能增進。事實上也隨着德國的空襲波蘭，兩國的開戰，英法的對德宣戰，敵國的重要股票，如新東，鐘紡，郵航之類，價格都見上漲，確實的，敵國的經濟界，也一時充滿了喜色。

但是這種看法是無根據的，不久敵人自己也明白了他們的錯覺。

許多人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絲毫不變地應用到目前的歐戰，因之發生了許多的錯誤，上述的事實，就是好例。很顯的，兩次世界大戰中，敵國所處的地位，大有不同。第一，敵人正在侵略我國，無法結束，現在仍是在戰爭狀態。第二，敵人還想充實軍備，待大戰至相當時期，做一個投機，以圖獨霸遠東。第三，敵國已與上次大戰相反，與英美法處于對立地位，無論敵人如何聲明不干涉，但對立的狀態，仍未能解消。因了這些條件的相異，

所以這次的歐戰對於敵方經濟只是禍，而不是福。

歐戰對於敵國經濟上主要的影響，是對外貿易的變動。敵人對於重工業，軍需工業等有關的所謂「重要資材」的輸入，當然將感到極端的困難。這些重要物資，交戰國已禁止輸出，敵國將無法獲得。生產財，特別是機械類已不能自英德輸入，這是對於敵國的所謂「長期建設」與「生產力擴充」，是致命的打擊；剛決定的物資動員計劃，也要化為泡影。雖然美國仍可以供給敵人些重要物資，但是美國因須供給英法軍需品，勢必影響對敵人的輸出，何況美日商約已廢棄，美當局正考慮對日經濟壓迫的今日，美國更要限制對日輸出重要物資。至於中立法修正與否，並不影響上述的事實，因為萬一中立法仍是如舊，美國仍可經過第三國援助英法，那時候或許德國也能間接地自美國獲得一部分物資，這樣反減少了美國對日輸出的能力。而且這種歐美對日輸出上的影響，還要及于偽方。偽滿所輸入的生產財，和軍需品，大都是依靠德、美、歐戰的爆發，而使敵人在偽滿的經濟掠奪，發生重大的影響。關於華北華中的經濟「開發」，也是如此，同時一切德日，法日，印日，澳日，荷日等通商條約，事實上都將變為廢紙。總之，這種影響的結果，第一，敵人在侵華軍事上，將感困難；第二，「以戰養戰」的毒計，要受重大打擊；第三，對蘇，對英美的海陸軍軍備擴充，一定無法實現；最後，物價問題，將更嚴重化。

雖然我們也不能完全抹殺歐戰對於敵國經濟上有利的地方，不過這種利益，不能估計得過高，確實的，敵國可以代替英、德、法，的地位，供給南洋、南美、印度、非洲等地綿織

品，食料品，雜貨等物，輸出可以好轉，但是這種輸出的好轉，將受重大的限制。第一，敵人無力擴張輕工業，否則就要影響所謂「長期建設」；「生產力擴充」；第二，敵人不能過於減少對於侵佔區的物資供給；第三敵國的輸出品原料，皆藉自外國輸入，這次戰爭以來，這些原料的存貯量，已大減少，而同時黃金已將盡，敵人更振興輸出，首先如何獲得原料問題，很難解決；第四，戰爭中，敵政府當局徵用商用船隻很多，海運因之大減，今後輸出即能增加，但照目下海運能力，運輸仍無辦法。所以我們可以說，歐戰雖多少可以增加敵國的輸出，但已非上次歐戰可比。(熹)

敵侵華總司令部的設置

阿部內閣成立匆匆，於九月十二日發表了侵華派遣軍總司令部編制，並任命西尾壽造大將為總司令，板垣征四郎中將為參謀長。這事件表面看來好像覺得奇怪，有些人不免幾費疑猜，其實這總司令部的設置，是前關已經定下了的方針，我們若是考慮一下，便知道這實是敵人自身各種矛盾破綻的彌補策。

敵人的侵華軍事機構，從來是以地域來劃分的，即所謂「華北派遣軍」，「華中派遣軍」，「華南派遣軍」，各置司令長官，各具獨立系統，我們知道，在敵國內專橫在東亞搗亂的敵軍部法西斯的基礎，原來不在敵國內，而在駐屯地，以前是「關東軍」為主，現在的重心移到了我內地駐軍，他們對於敵中央的措施，向持反對態度，而與當地駐在外交機關，也是不能協

調，這已經夠叫敵政府感覺頭痛了。而且各派遣軍之間，因為歷史的關係，早就有派別的分歧，現在又因為各就駐地的情形，產生了政見上的鴻溝，於是鉤心鬥角，互相排斥，並挾持傀儡組織，形成割據局勢，以致久在喧傳中的偽中央組織問題，幾次陷於僵局。

這種「派遣軍」與中央的矛盾，以及他們相互間的矛盾，是敵政府千方百計想設法消除的，尤其是在當前的阿部內閣為內外情勢所迫，不得不急急於要扶植偽中央組織，也就是要使各地方傀儡組織取消而合併於中央，於是乎不得不設置了侵華軍總司令部，先來統一各地方傀儡組織的後台老闆。同時因為西尾是比較穩健的，又是陸相畑俊六的同學，希望中央與派遣軍間的矛盾也能由此減少；而板垣與西尾是老同事，尚稱相得，於是板垣來做參謀長，要取得下面各「派遣軍」的好感和緊密聯絡。這便是侵華軍總司令部的設置和西尾板垣的出任司令官參謀長的主要意義。當然在軍事上看來，因為總司令部的設置，也許能夠聯絡密切，計劃周詳，不過這些是次要的意義。

但是敵政府的這種如意算盤是打不得通的。很顯然是不可能的。因為軍部法西斯的組織是自下而上的，各派遣軍的真正領導者，不是司令官，而是幹部中的堅層，現在要由上而下的加以統一，在形式上似乎是可以，而實在是落了空，各派遣軍之間尚無法真正統一；却要由一個穩健的總司令官來融合「派遣軍」和中央之關係，不用說，更是不可能。試看「關東軍」，近年各屆的司令官都是比較穩健的，而「關東軍」不是依然為法西斯派所把持而和中央衝突嗎？當然，我們不能否認，它對於偽中央的促成是至少要發生一點作用的，但是敵政府所預期那樣的效果，可以斷言是達不到的。（儀）

論 文

從平沼到阿部

- (一) 平沼辭職的原因——「總理和」政策的失敗——內閣的不統一，無能，遷各方嫉惡——外交上的失敗——受法西斯方面雙重的責詰
- (二) 阿部內閣性格的檢討——阿部內閣的法西斯色彩——阿部內閣還是「舉國一致」內閣——「保守」派也有勢力——阿部內閣的近衛色彩——阿部的施政與其性格——阿部仍無法調和敵人內部的對立——急進法西斯與阿部內閣

(一)

平沼說內閣辭職的原因，謂內閣前已擬定應付歐洲局勢之政策，並已上奏天皇，但因複雜而奇突之局勢，不得已而放棄，此在本屆內閣，自應負責，故而請辭。在這個談話之中，平沼解釋自己辭職的原因，完全限于外交上的失敗。

誰都承認，平沼內閣辭職直接的原因，是由于外交上的失敗。但是這還未能說清和說盡牠的原因，若是單是外交上的失敗，內閣就要塌台，那英法波的内閣，應該比平沼內閣還要塌台得快，因為他們所受的打擊，比敵國還嚴重。實際上外交上的失敗，確是平沼倒台的引線，而平沼內閣辭職的基本原因，正是在于敵國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對立的因素。

近衛內閣所標榜的是消除「國內」——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相尅」，但是結果仍是因宇垣，池田與末次，板垣等的對立，而使近衛內閣解體；平沼內閣的失敗，也是同樣地由于「總親和」政策的破產，統治階級間的軋轢，內閣的無法統一。本來平沼的「總親和」政策，是在緩和政府與軍部，以及其內部間的摩擦，亦即是融和元老，重臣，財閥等「保守」勢力（或「現狀維持」派）及法西斯（「革新」派）的對立。所以平沼的「政治」是「多元的妥協政治」。但是平沼這種「多元的妥協政治」，暴露出許多無可挽回的弱點，使他不得不陷于總退却的境地。

第一，平沼始終沒有解消日寇統治階級間的矛盾，對立，他們也始終沒有相互讓步而接近起來。平沼所做的，不過把他們的矛盾對立糊塗過去；而對外則利用秘密主義，或抽象的用語，來欺騙隱瞞。這種表面上的隱蔽政策，結果是反而增加了統治階級內部對立的尖銳化。譬如總動員法案的動問題，企劃院及其他機構的改革問題，日德義軍事同盟問題等等的未能解決，都是因為他們的對立尖銳化的結果。尤其是日德義軍事同盟問題是如此，平沼內閣，爲了這個問題，開了幾十次的五相會議，意見無法統一。外交問題上這樣嚴重的對立，一直繼續到德蘇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的時候爲止。這種現象，無疑的是暴露出「總親和」政策的破產。

第二，平沼的「多元妥協政治」，原想是多方討好，而確立統治階級間的統一戰線。但是平沼這種企圖失敗了，結果他是反陷于多夾攻之中，因之他除出例行事務之外，無法推行「新」的政治，否則就即得罪于一方，而內閣無法統一。所以平沼把內外的「第一」却染上灰色，同時爲了要應付各方都得圓滿的結果，所以行政勢必遲緩非凡。所以一般都認爲平沼內閣時代的政治，是遠落後于其他，甚至有的說政治已經中絕。軍部希望這次新內閣的內外政策，要明鮮，敏捷，亦是針對着平沼這種弱點。平沼這樣的政治，自然是無法持久的，尤其是敵國正在內外困難極端嚴重的時候。

第三，平沼的「總親和」政策失敗的結果，各方對於平沼都不滿意，所以有「總嫌惡」的批評。無論是「保守」陣營也好，或是法西斯陣營也好，他們都認爲平沼不是他們的意中人。本來保守陣營方面對於平沼內閣的登台，有些地方是滿意的。因爲「近衛內閣是代表革新勢力達于頂點的時代，而近衛內閣的退却，可以說是「革新」派的敗退」。（自改造四月號，馬場恆吾：「低迷的政局」）確實的，平沼組閣以後，他把急進法西斯如末次之流，擠出閣外，「革新」勢力在某種意義上，是後退了一步，這一點保守勢力對於平沼，曾經大爲喝采，同時平沼對於在閣內的法西斯中的比較緩進份子，所提出的內政外交上的要求，也相當阻止了他的實現，所以平沼的施政，不得不謂有偏于「現狀維持」的傾向。但是正爲馬場在上引文章中所說，平沼內閣的登台，不能即視爲「現狀維持」派的勝利。平沼始終沒有輕視法西斯方面的意見，不敢對他們作正面地反對，或積極地壓制，所以保守陣營還認爲平沼太缺乏積極作用，不

配作他們的代理人。

法西斯陣營中，急進分子是始終攻擊平沼的——從平沼內閣成立起，一直到場合止。但是緩進分子，在政治上，相當帶妥協性的，他們既挽留不住近衛的辭職，轉過來企圖政治上作有限度的讓步，來影響平沼的「總親和」政策，給平沼撐腰，平沼內閣成立的當初，他們是取這樣的態度的。他們在議會中對政黨的態度，非常溫和；他們嘴中，也少談政治，以緩和他人的忌諱。不過不久他們就失望了。他們在四月中所提的內政改革，平沼並未接受。法西斯所認為「獨霸東亞」的寶刀——日德義軍事同盟問題，又與保守陣營對立，而平沼還是拿替後者做擋箭牌的作用。無疑的，法西斯蒂中的緩進派也痛恨平沼的「保守」性。平沼於是拿出「總親和」的最後一張牌——小磯國昭，來緩和軍部對他的反感，但是絲毫沒有效果，軍部與平沼之間，已隔住了鴻溝。當然軍部的對於平沼的不滿，還在「現狀維持派」之上。

總之「總親和」政策，已無處不碰壁。平沼內閣已最不孚人望，也無人撐腰，所以在二，三月之前，早有人在議論後繼內閣的人物。

但是這樣風雨飄搖的平沼內閣，若是不經過一種重大的打擊，不致于自然死亡。所以我們不能輕視拖倒平沼內閣的直接原因。因為平沼在外交上的失敗，敵國對外政策，感到重大的困難，使他不得不因此引責辭職，這固是一說。但是單是如此解釋，未免過于淺薄。平沼的引責，是對何人引責呢？對天皇麼？不，天皇是傀儡；對人民麼？不，大眾是無從顧問政治。對統治階級麼？這一問題，確是值得分析的。但是統治階級間，若是對於外交政

策，並無重大對立，則平沼可以完全代表統治階級的意見，這樣平沼的失敗，即是統治階級自身的錯誤，決無「引責」的必要。可是我們知道敵國統治階級中，對於參加德義軍事同盟問題，處于對立的地位。這個問題，可以說當時敵國政治上，是最重要的問題。法西斯分子，無論是急進或緩進，都一致主張無條件地即時加入德義軍事同盟，他們認為這樣才能牽制英蘇對日的「壓迫」，可以大胆地驅逐英法勢力到遠東以外，因之不僅是可以結束「支那事變」，還能獨霸東亞。所以平沼上台時，軍部就提出參加德義軍事同盟為條件，才支持平沼。可是平沼顧慮了現狀維持派的關係，始終主張有條件地參加德義軍事同盟，以避免為德義利用。法西斯派與「現狀維持派」，爲了這個問題，爭執數月。板垣爲此，曾想以辭職來要挾，法西斯急進分子，爲此曾企圖以恐怖手段來實現。他們認爲這樣重大迫切的問題，可是被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完全陷于不可能狀態，這是法西斯派對平沼最憤慨的地方。而且他們自七月以來，屢次警告平沼，德蘇有政治接近的可能，並謂一旦實現的時候，日本將陷于如上次歐戰時德國那樣孤立無援，同時蘇聯可以在遠東取強硬的態度。可是平沼始終與他們見解相異，堅持謂德蘇無提攜的可能。所以這次德蘇不侵犯條約的締結，平沼對於法西斯方面，有雙重的「責任」。現在法西斯方面，已沒有支持平沼的義務。平沼內閣之所以不得不因之塌台。

我們這樣理解平沼內閣這種失敗的經過，當時的政治情勢，同時也可以幫助明白阿部內閣產生的條件，和基本的性格。

(二)

阿部內閣成立當時，我國的輿論界都認為阿部是「保守」勢力的人物，阿部的上台，亦是法西斯的退却。其實這樣的見解，還是有疑問的。第一，這次平沼內閣的倒台，既不是保守勢力作祟，也不是他的自然死亡，而正是因為陸軍中央部的要求。接到蘇不侵犯條約的第二天（八月二十二日），板垣就要求平沼辭職，因之重臣層才開始着手考慮後任內閣。第二天，八月二十六日，板垣與近衛相會，傳達陸軍中央部對於後繼首相的意見，而阿部信行，正是陸軍積極所推荐的。「保守」勢力的重鎮，內府湯淺，對於陸軍這種態度，頗為不滿。據湯淺近衛的意見，本擬要廣田組閣，但遭軍部的反對，再要宇垣出馬，又遭同樣的命運。這樣看來，阿部無寧是接應軍部的，至少不是「保守」勢力方面的人物。而且軍部擁阿部上台以後，又推薦了唐澤、小原、河原田、金光入閣。新閣之中，書記官長遠藤龍作，又是與軍部法西斯接近的人物，阿部與陸軍中央部之間，遠藤是媒介人。所以我們可以說，這次的關潮，無寧是軍部法西斯派（緩進派），乘平沼，同時也是元老，重臣，財閥等外交土失敗的機會，向着保守勢力近來的攻勢，取反攻的行動。這種反攻，是台勝利，是另外問題。而且這種攻勢，在現在政治情勢之下，當然不能過于猛烈，這是很顯顯的。

但是日下的內閣，是脫不了「舉國一致」的性質。無論是誰出來組閣，無論首相是那一派的人物，都需「現狀維持派」和「保守」勢力雙方的支持，否則內閣就無法成立。正如重臣層

，拉平沼上台的時候，平沼首先須要接受陸軍中央部的條件，求他們協力一樣；此次陸軍所提出的後任首相，也是需要現狀維持派所能承認爲條件（法西斯軍人認爲最頭痛的事，是政治領導權在軍部方面，而決定權在元老和重臣）從這一點看來，阿部信行，確是適當的人物。阿部本來是以所謂「八方美人」式的協調性格稱著，對各方皆無反感，陸軍就利用他這種特性，擁他上台，一方既足以對抗「保守」勢力的擁立宇垣，廣田，同時也使「保守」勢力易于接受他們的要求，尤其是阿部信行。過去與宇垣有相當關係，更使重臣層得以不致過於恐懼。事實上，阿部受命組閣當時，曾與湯淺，近衛，平沼會見，親聆他們的意見，才發表組閣方針，再看閣僚證衡的經過中，法西斯方面曾推勝田主計爲內相，但是勝田的法西斯色彩相當濃厚，也是平沼的親信，平沼曾在內閣補充的時候，想起用而未敢用的人物。勝田是財界所恐懼的人，因爲財界的反對，勝田因之未能入閣。商相兼農相的伍堂卓雄，本是與賀屋，石渡，同是受結城，池田領導的人物。藏相青木一男，雖是軍部法西斯所喜歡的技術人才，但是同時也是池田，結城集團的一分子。從這些地方看來，阿部內閣中的「保守」派，仍是有相當勢力；問題是他們能發揮多少力量而已。

總之阿部內閣的性格，雖然是偏于緩進法西斯方面，但是還總不失中間性的。尤其是阿部內閣的近衛色彩相當濃厚。近衛雖是重臣之一，但是可以說重臣之中，比較接近法西斯的人物，他可以說是「保守」和「革新」間的居中人物。阿部與木戶是親家（阿部的女兒，是木戶的媳婦）；阿部內閣的產婆，就是木戶，誰都知道；木戶是近衛的右臂。河原田，小原，都是

屬於近衛系統的，尤其是前者，是阿部內閣與近衛關係人物。阿部，與唐澤，小原，河原田，遠藤，都是時事懇談會分子，而時事懇談會本身，就是在前年響應近衛所提倡的「矛盾相剋的排除」綱領各派人物而組成的。這樣濃厚的近衛色彩，更表示阿部內閣的中間性。

阿部自組閣以來，已將及一月，回顧一月來阿部內閣的言行，確是表現了上述的性格。例如，總動員法案中，尤其是第十一條的發動，貿易省的新設，擴大首相對國家總動員法之執行權，都是以前陸軍在今年四月間向平沼提出的內政改革案，又是陸軍對新內閣所希望的事件，過去平沼未曾接受，而阿部內閣成立未及一月，就即實施。又少數閣僚制，首相兼攝外相，也是陸軍對阿部組閣所提出的要求，前者雖有重臣層的反對，而結果仍是依軍部的意思而實現。從這幾點看起來，阿部的施政，確已表現「革新勢力」的一步前進。但是我們當然不能就蓋棺論定，阿部的上台，完全是法西斯派的勝利，上面的敘述當中，已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就是阿部上台當時所發的談話當中，他仍不得不稱尊重政黨，政黨政務官制度，也仍維持如舊，又稱制憲之善惡，在於運用，這些事實，表現出阿部內閣仍是帶有「保守」勢力的性質的。

阿部內閣的前途如何呢？仍是滿途荆棘，這單是從阿部內閣的性格上看來，已極明顯。第一，一般所謂「舉國一致」內閣的共通弱點，正是「舉國」未能「一致」，因之內閣未能統一，而且內閣又因其中庸，勢必無能，過去平沼內閣，已是暴露舉國一致內閣弱點的典型內閣。阿部內閣雖然鑑于過去的教訓，極力企圖組織統一的內閣，如五相會議的廢止，少數閣僚制

的實施，都是爲了這個原故。但是這種形式上內閣機構的變更，決不能使舉國趨于一致，支配階級內部的矛盾，也不會因之而解消。阿部內閣成立當初，「保守」派與法西斯，對於少數閣僚制，已起了爭執，野村的出任外相，阿部去除兼職，又爲法西斯所不滿，這些已是具體的事實。總之，「保守」派與法西斯間深刻的對立，一天不能消除，阿部內閣就一天不能安定。目下兩派之間，無論內政，外交，都有極大的距離，雙方的勢力，也各不上下，任何一派，尙無法壓倒他派的力量。所以如阿部過于跟法西斯跑，則「保守」派勢必殺法倒之，好像平沼過于跟「保守」勢力跑，法西斯要拖他下台一樣。尤其是今後敵國的內外困難更將嚴重，敵人內部的對立，也將尖銳化，阿部是無法雙方討好的。

還須提及法西斯中的急進份子，對於阿部內閣的關係。上面所說的法西斯，皆是指以關東軍爲中心的緩進派法西斯，他們與急進份子，有相當的距離。急進份子對於阿部內閣，毫未表好感。他們認爲阿部內閣閣僚，都是「中間的官僚政治家」，決不能因一時的利害，一舉而變爲真正的「革新」份子。阿部內閣尙有這樣一派反對勢力的存在，亦是值得我們記憶住的。

最後，必須指出阿部內閣的重要特色和使命，是幾個不大夠格當大臣的人的入閣，和這些人所負的任務。

中日戰爭延長二年以上，使敵國統治階級最感恐慌的，是國內人民大眾的革命化。目前日本人民大眾對侵略戰爭的不滿和反戰運動的醞釀，是日本統治階級所看得最清楚的。如何

強化鎮壓經營，阿部內閣不能不負起這項責任。兩個以「真檢察」(意思是冷酷無情的檢察官)著稱的人物，內務大臣的小原直和司法大臣的宮城長五郎的入閣，詳細見各大略歷)鎮壓社會運動富有經驗的河原田稔吉充任文部大臣，以熟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情，而實際在暗地指揮日本所謂托派份子的唐澤俊樹充任法制局長官。這些人物的個性構成了阿部內閣的特色。如小原之任內相，論者多以不適當難之，而河原田之任文相，識者多引為怪事。然而，想到敵國人民大眾在政治上經濟上各種生活之空前的困難，戰爭的延長將引起如何的後果，羅致這些在鎮壓人民解放上逞能之士，以加強其在思想上，勞動人民解放上，反戰運動上的鎮壓陣營，又有什麼大驚小怪的事呢！

美國輸入偽滿重要物品表

煙草	一九三六	一九三七	一九三八
棉花	二五三	一九一	一九七
汽油及原油	七八一	一、二二七	一、五五六
鐵鋼其他金屬	五三七	三、三六一	四、〇三七
汽單	七八九	六、二〇七	四、四二四
機械及車輛類	三一〇	一、六二五	一、九〇八
		一、〇三九	二、一三九

(單位為千美元)

阿部內閣施政方策的檢討

- 一、阿部內閣政綱政策的特點
- 二、阿部內閣政綱政策的基礎
- 三、阿部內閣政綱政策實施的前途

一、阿部內閣政綱政策的特點

阿部內閣於八月三十日上台以後，次日便傳四五日間可以發表其政綱政策，但是事實上是直到半月之後的九月十三日方才發表。這樣地慎重計劃審議，應當是萬全之策了，然而發表出來一看，還不過是那麼一套。據日本廣知報稱：「阿部內閣所將實行者，苟如昨日所發表的空洞的善政，則前途仍為可慮。」都新聞則說：「阿部內閣所主張的積極幫助新中央政府以建設東亞新秩序，並非新穎的作風。」由此可知敵國輿論對阿部內閣政綱政策之一斑了。其所謂政綱政策是怎這呢？現在且將它抄錄於下：

「現內閣基於國體之本義，傾注不斷的努力，以調整外交，強化國防，振興產業，安定後方生活等國政全般，而在目前之嚴重時局，當以堅固之決意，實現如次要務：

1. 根本方針——以處理中國事變為政策之核心，對外則堅持自主的立場，俾應付複雜微妙之國際情勢，對內則致力於軍備之充實與基本國力之培養，內外各種政策，須符合並集中

於此項目的，俾獲得日滿一體之實果，並期日華新關係之實現。

2. 中國事變之處理——中國事變之處理，乃前此所決定的不動之根本方針，近來抗日政權之實力已漸減弱，又鑒於最近新中央政府成立之趨勢，必須進而援助其成立，與之協力並作成適合機宜之方針，俾其激事變之處理。

3. 綜合經濟力之擴充與運用——鑒於目前迫切之國際情勢，為實現重要國防資源之自給自足，一面促進生產力擴充計劃之實行，一面求適應新情勢之貿易體制之強化與整備，迅速確立貫徹日滿華之生產擴充計劃，及其他經濟各部門之綜合計劃，並期其運用之圓滑。

4. 國家總動員體勢之整備與強化——期國家總動員體勢之整備與強化，尤以其中總動員體系之確立，物資動員之整備，物價統制之決定，勞働力需給之調整等的迅速實現。

5. 藩制度之刷新與運用——官民一致協力全般國政之革新，促進政府各部之聯絡愈為緊密，獲得統一處理之實効，乃國家之急務。考慮適當方針，刷新各種制度並改善其運用。我們看了以上的條文，可以知道它確實是陳舊的空洞的，如所謂以自主的立場調整外交，不單是對象紛歧，而且含義模糊，又如加強國防，振興產業，則是從來的口頭禪，決非始於阿部內閣，至於所謂集中國力，處理中國事變，則無論近衛內閣，平沼內閣，雖然未嘗以此列為政策之根本核心，而實際的措施，無不如是。不過我們綜合地看來，尙可以看出阿部內閣政綱政策的兩個特點。

第一，對華侵略，在近衛內閣時代，全體看來，是以積極的軍事進攻，想壓迫我們屈膝

爲求達到這一目的，對內的經濟方案不用說，就是政治方面，也施行各種改革，至少是已有改革的企圖。如計劃新黨運動以統一政黨，倡導國民再編成以組織國民，着手改革行政機構及議會制度，創設企劃院及興亞院；然而對外則置之忽然，雖曾有一度字垣克萊琪談判，終未成功。到了平沼內閣，侵華方案，是以軍事與政治並行，對外則盛倡其加強防共協定，結成軸心政治，追隨德意，威脅英蘇，而對內一切付諸等閒，以爲只須善於運用，不必改弦更張，既可以免致內部的磨擦，也可以鎮定民心。現在的阿部內閣，僅從其政綱政策來看，則對華侵略的目的，固未嘗因爲阿部是緩進派的字垣系，是未嘗參加戰役的大將而有所絲毫變更，不但未變，而且更顯明地標榜「處理中國事變」爲它政策的核心理，不過其對華侵略的方針，則是政治陰謀比較積極，軍事侵略比較消極，對內則聲稱致力於各種改革，對外則聲稱自主獨往的外交，而內外諸政策，同時並進，集中於侵華，這是與近衛內閣或平沼內閣以多少有不同的地方。

第二，防共外交，自從蘇德簽定不侵犯條約，陷於破產，敵人爲打開它孤立的局勢，本是不不得不力求改變方針的。不過這樣改變，不是質的變化，沒有影響到它的侵略國策，我們勦蕩共外交，是它利用來作侵華的烟幕，所以自從防共協定成爲廢紙之後，僅就國際形勢看，它雖有追隨希特勒之後，而和蘇聯來攜手的可能，不過侵華烟幕，將因此消失，這是叫它躊躇和陷於苦悶的，所以當阿部上台之時，外交方針，尙無定策，現在對歐戰雖宣佈了其斷斷不介入政策，原想趁火打劫，壓迫英法退却遠東，但又不致與英法正面爲敵，而對蘇聯

骨子裏並未放棄它進攻西伯利亞的企圖，但外表上也許取一副和善的面貌，這是無原則的外交，是鬼蜮技倆的外交，這種外交態度是消極的，試看這次政綱政策裏面，對於外交，僅僅是輕輕地附帶提及而已，並沒有表示究竟如何。然而阿部內閣是如近衛內閣一樣的漠視外交嗎？決不是的，正相反，他要竭力來找外交的出路，可是事實上受着客觀的限制，祇能是如此。

較之外交，阿部內閣對於內政是取了積極的態度，因為侵華戰爭的延長，使它內部的矛盾日益激烈，困難日益深刻，為現實所逼迫，叫它不得不來一套刷新與整備，所以在這次政綱政策裏，列舉着不少的對內政策，便很可以看出來。

二、阿部內閣政綱政策的基礎

這次阿部內閣的政綱政策，且不管它將來有多少發現，總之，它是直接或間接地表現着阿部內閣的主觀的企圖和客觀的要求，對於這次政綱政策產生的基礎，我們不得不加以考察。當前的中日戰爭，是敵人開國以來也沒有過的大戰爭，也是敵國空前沒有過的大難關，所傷亡的士兵，已等於它常備兵的數倍，所消耗的財產，已超過了它政府和人民所能負擔的限度，現在軍需供給難以為繼，而人民生活困難萬分，所以在去年末就有速和速決的企圖，由近衛發表了狂妄的聲明。平沼內閣雖然沒有發表什麼政綱政策，但觀其言論及措施，也很明白的是要結束這次戰爭。但是近衛聲明一發出，便遭受了蔣委員長嚴正痛斥，以致不

得不下台，而平沼內閣直至倒台，對所謂「處理事變」，終是束手無策，這原因固然是由於我們全民抗戰政策的堅決，抗戰力量的強大，而反面的就是敵人的矛盾愈多，力量愈弱，以至戰爭的前途，很顯然地可以看出是敵人的崩潰，所以「處理中國事變」，到阿部內閣，不得不成爲一切內外政策的核心了。

我們在上面會說，阿部內閣的對華侵略方策，是政治陰謀比較積極，軍事侵略比較消極。這並不說敵人不會作軍事的進攻，決不是的。在目前敵人因爲軍事侵略的打擊過大，誠然是想設法能不再戰而達到他侵略的目的，然而敵人是個帝國主義的國家，而且是軍部法西斯依然橫行的時候，並不是完全沒有能力進攻，也不是完全斷念於進攻，而且很顯然的爲要完成其政治侵略的陰謀，更非拚緊其所謂「後方掃蕩」不可，不用說，如果讓它有機會，自然要來新的進攻。

近衛內閣，平沼內閣的速和速決的企圖，是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動搖我抗戰陣營，另一方面是扶殖傀儡組織，關於前者，他們費盡了心機，祇釣上了一個烏龜汪逆精衛，而我抗戰陣營反益堅強，於是阿部內閣鑑前車之覆轍是集中力量於後者，扶殖偽中央組織。

因爲扶殖偽中央組織之後，敵人耍唆使傀儡們來編練偽軍，偽保安隊等，叫我們同胞自相殘殺，而且可以補救它自己兵員不夠的弱點，同時敵人耍命令傀儡們簽訂賣國的條約，以便來大規模地掠奪我們的資源，因爲敵人當前的另一最大弱點是資源的缺乏，在輕工業方面，羊毛棉花，不得不仰給於我國及印度澳洲等處，在重工業方面，煤鐵石油大部分也是靠

我國及南洋美國等處的輸入，侵華戰爭發動以後，爲着擴充軍備的需要，終者各項尤其感着恐慌，不過由美國輸入了一部分，勉強可維持。而實際上尙是非常不充分的，試看敵人過去的幾次軍備計劃皆不能實現，其主要原因便是這點。現在美日商約已經廢棄，而歐洲戰爭又已經爆發，同時在敵人方面還是要加強國防，還是要擴充軍需生產，更需更多的資源，可是美國方面的印澳方面的均將杜絕，餘下的一條路，就是剝奪我們的，於是阿部內閣，不得不加緊政治的陰謀，以期能早日實現其經濟的掠奪，何況敵人財閥方面正夢想利用我國的經濟資源，趁着歐洲戰爭，來振興對外貿易，發一筆大財呢！這便是阿部內閣政策中第三項所說的「迅速確立貫通日滿華之生產力擴充計劃」的所以。

爲着要趕快扶殖僞中央組織，敵人也許要玩弄些什麼新的詭計，試看這次政綱中所謂「再講求適合機宜之方策，俾完成事之處理」，又如八月三十一日阿部對記者團會說：「解決事變之目標，固爲確乎不動的，然解決的手段，則千變萬化，徒固執於舊事，不稍變動，當然不適宜」。總之，我們已經知道了敵人是善變的，可是無論它怎樣的千變萬化，那個尾巴是變不掉的，它是始終要滅亡我國，獨霸東亞，誰不明白呢？

敵人要確立並貫徹其生產力擴充計劃，和運用各總合計劃之圓滑，在解決資源問題之外，還有一點重要的，就是無論調集資金，集中勞動力，和統籌配給物資，乃至工資物價之調節統制，均須靈活而有效地發動並實施總動員法案。過去總動員法案之發動，因爲閣僚意見的不一致而引起衝突，或者發動了的也不能有效地實施，以形發生社會的反感，結果還是不

能得多大裨益，故有第四項所謂國家總動員體勢之調整與強化，即是九月十四日所傳敵政府已決定強化實行總動員法案業務之首相指導權，已由法制局制定規程如次：「關於總動員法之發動，如內閣發生疑義時，依總理大臣之指揮，得決定實行之」。原來敵國雖行責任內閣制，而首相權限不過是綜合各閣僚的意見，並不是超越於閣僚之上的，所以閣僚間的意見不一致時，常使政治對策陷於僵局，遷延誤事，參加德意軍事同盟問題便是一個好例，所以軍部方面早就有這樣的要求，現在的強化實行總動員法案業務之首相指導權，就是這要求的反映。

至於諸制度的刷新，則是最近各屆內閣的重要問題，例於行政機構中各省職權之分劃，早已不合時宜，在廣田內閣林內閣時代，即擬大加改革，近衛內閣時代亦想着手，均因為問題太大，困難太多，不能全部實現，現在的阿部內閣對內既取積極態度，所以要向這方面特別注意，其他舊時制度，多有不適於戰時情況者，更不得不叫阿部內閣來改革，即算阿部內閣不擬改革，軍部也將提出要求，像對平沼內閣要求改革商工省，設置貿易省一樣。

有人說，阿部原是緩進派宇垣系的主角，這次的上台。是以重臣財閥和宇垣系為背景的重臣中的權者湯淺和近衛，雖然是較之牧野和一木等是傾向革新派的，可是他們傾向的程度，在軍部法西斯眼裏是非常不夠的，所以有法西斯暴徒要行刺湯淺松平等的消息，由此可以看出軍部和重臣的衝突是如何激烈。現在重臣推薦阿部登台，第一是利用宇垣和政黨正統派的關係，第二是利用宇垣系在軍部內的潛勢力，以便阻止軍部法西斯的更瘋狂，更放肆

更專橫，這便是阿部內閣的所以出現。試看閣僚之間，較之上兩次內閣，軍人的比重已減少了，而且沒有一個是軍部法西斯份子，其他閣僚也是大部分與重臣有關係的，便很顯然。這一說是有相當的道理，不過這祇是看到了現實的一面。因為經濟方面已經加強了統制的形態，而侵華的戰爭又是在繼續的過程中，軍部法西斯的勢力既不會失墜，它在政治上的影響也當然不會暗淡，所以若說軍部法西斯在現內閣裏沒有佔着位置，那並不是他們的失勢，而是他們因為外交政策的失敗，自動地作一時的退讓，這是戰術的退讓，是進取的先聲，至於說軍部法西斯竟被阿部阻止，甚至失掉了閣內的位置，這是決不正確的。阿部最初要磯谷為陸相，磯谷不就，繼又要多田為陸相，多田也不就，這不是顯然的由於他們自己放棄嗎？

而且據八月三十日大阪每日新聞所載，阿部信行的組閣，還是由於陸軍方面抬舉出來的。因為重臣有意推薦廣田弘毅，軍部方面怕他的親英外交，表示反對，於是叫板垣去向近衛表白這種意見，同時便舉出阿部來。重臣方面的推薦陸軍反對，陸軍方面的推薦重臣怎麼又接受呢？這就是因為阿部是東亞同文會的理事長，和近衛非常親近，又和近衛的總參謀木戶是親家，因此近衛也樂得向各方送情，於是便產生了阿部內閣。這大概是事實吧？

我們再看這次的政綱政策，幾乎是完全和八月三十日陸軍方面所提的要求一致的，對華的「處理中國事變」，對內的加強國防，擴充生產力，改革政治機構，確立總動員指導權，都是相同，惟對外政策，政綱的言詞沒有如陸軍要求那樣的明白，不過事實上現在的所謂不介入政策，還是脫胎於軍部這要求的。

三、阿部內閣政綱政策實施的前途

以上說明了阿部內閣政綱政策產生的基礎和意義，叫我們更明白這次內閣的客觀的要求和主觀的企圖，可是企圖究竟是企圖，如何能實現，才是重要的問題。尤其是這次政綱政策，在敵方看來也覺得過於空洞，前途頗為可慮，現在我們且來考察一下，它實施的前途如何，為便利起見，且分作下面的三項來說明。

第一對華，敵人的所謂建設東亞新秩序——即是滅華霸亞的國策是不變，而且在加緊施行，就其施行的方法來說，軍事的進攻，是依然要相機進行，而敵人着重的，是政治的陰謀，一方面仍想動搖我們抗戰的陣營，他方面積極地扶植傀儡中央組織，這是上面說了的。

對於扶殖偽中央組織，阿部內閣已在極力佈置，第一是新設所謂「派遣軍總司令部」，以西尾壽造為總司令，板垣征四郎為總參謀長，統轄在華的各部隊，直接是圖消滅我華軍人因地域不同而發生之派別，間接也就是阻止各地駐軍與傀儡組織互相勾結，來排擊偽中央政府。第二是驅使王逆克敏梁逆鴻志與汪逆會談，並命令汪逆不得以黨派歧視，須與黨外合作，總之一句話，要把他們拉攏來組織偽政府。但是這些漢奸，原是中華民族抗戰的排洩物，在內部是有害的，在外面也是散布着臭氣，並沒有多大用處。這一點就是敵人也早已明白，如本刊上期所指出，敵評論家稱汪逆為尺蠖，即其一例。這樣的民族蠱賊，社會敗類，為着一時的利慾，固然可以為傀儡，但是這傀儡也可以為着一時的利慾，而並不忠於他的新主人，而且這些漢奸，早已為全中國人民所唾棄，所不齒，更談不上推戴擁護。所以現

在祇要我們敵後工作做得好，敵人所企圖的利用傀儡組織編練偽軍，偽保衛團等來叫我們同胞自己互相殘殺，或者藉口開發資源，以恣意掠奪，並亂法幣，以破壞金融，一切都是做不到的，現在各地民衆武裝自衛隊發展，和偽軍殺敵反正的騷擾，正表示着中華民族的不甘願做亡國奴，也就是表示着敵人和漢奸們的陰謀企圖，終於要受到鐵一樣的事實的打擊而幻滅的。

若說到敵人想利用挑撥離間，來分化我們內部的團結，動搖我們抗戰的陣營，這說然是最毒辣最險惡的一着，是值得我們十分警戒的。祇要我們全國人民，不分男女老少，不分派別階層，在領袖的堅決抗戰的領導之下，同心協力，誓死拒敵，無論敵人的怎樣鬼蜮技倆，也無從施展。而且兩年來的事實已，分證明了，我們的團結是愈抗戰愈鞏固了，我們的陣營是愈抗戰愈加強了，敵人的這種企圖，也是終於徒勞。

至於軍事的侵略，我們的新軍建設，已經逐漸完成，戰略戰術，已經有相當的進步，過去八九個月來的戰狀，就是敵人的處處失敗，我們屢次勝利，無論敵人在前方的進攻如隨棗之役，後方的掃蕩如晉西南之役，都給予了敵人以莫大的打擊，這正表示敵人的軍事侵略已經到了末路窮途，祇要我們加緊發展敵後的民運工作，增強敵後的游擊部隊，並正確而有效地實施敵後各區域的經濟政策，則敵人的軍事侵略要失敗，同樣的政治侵略經濟侵略也要失敗。

第二是對其他各國的外交，也是集中於「處理中國事變」，已在着手施行。最初是乘歐戰

的爆發，發表了其所謂不介入政策。九月五日外次澤田向各交戰國代表致通知書，並要求各交戰國對任何足與日本在華發生磨擦之各因素，加以避免，主要的用意，就是叫英法先則撤退在華駐軍，繼則放棄一切在華權益，以遂其獨霸東亞的野心。試看阿部於本月九日參拜伊勢神宮時，發表時局談話會說：「最近頗有人主張藉歐戰爆發之機會，一掃在東亞之各種勢力從速完成事變之處理，惟帝國政府仍基於道義之一貫主張，而向自主之途邁進，如對方對建設東亞新秩序加以協力，當不予以拒絕，日美關係以及對英法之關係，均擬沿此根本方針而進行處理之。」這很顯然的是一種恫嚇，不過它併不敢公然宣稱要與英法為敵，即利用軍事方式驅逐英法勢力於中國，所以一面說什麼基於道義之一貫主張，一面趁火打劫——置偽警署於越界築路區，並唆使偽組織要求移交特區法院，而且增派大軍來威脅，可是，這種裝腔作勢，是無用的。英法在這東的權益是經營了百數十年，決不甘願放棄，即算一時無力東顧，當可與美國取得相當的聯繫，美國的勢力不能退出中國，英法的勢力也可以維持到底，這是很顯然的。

敵人的對蘇聯，心裏依然是仇視，但在當前是惟有裝着笑臉，作一時的屈膝。當敵人知道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締結了時，就有意用外交方式解決諾門坎事件，到阿部上台之後，更是加緊進行，蘇聯本其一貫的和平政策，當然可以接受它的屈膝，所以諾門坎的停戰協定，是一點也沒什麼奇怪的。不過敵人還散布謠言，想藉此以高抬身價，如本月九日阿部所謂：「最近日蘇間廣倡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甚至軍事同盟之說，但此必須考慮其于國民精神之影響」

，鄭重爲之……日本必須把握自國之立場及國民性以解決日蘇問題。——這種自造謠言，不過徒然表示敵人的夢想，因爲1.蘇聯能夠洞察敵人的侵蘇企圖是不會放棄的，第二次西伯利亞出兵，是敵人未嘗或忘的。2.蘇聯西境軍事容易解決，而東方國防固於金湯。3.蘇聯爲國聯會員國應當反對日本侵略，並就立國本義上說，應當援助弱小民族，所以蘇聯決不會和敵人更進一步來講交情的。

至於美國則是很明白，它始終要維持九國公約的尊嚴，也決不會放棄在華的既得權益，它對遠東的態度，是隨着倭寇侵略的瘋狂而日益強硬，日益堅決，這兩年間的事實便可以證明，當敵人在壓迫英國作東京會談時，它宣佈美日商約的廢止，當現在英法無暇東顧而敵人又要猖獗時，它把海軍集中於太平洋，飛機調到馬尼刺；這正表示它願意負起太平洋方面的領導責任，決不許狂妄的倭寇來擾亂東方的天地。美國的這種態度，敵政府也是看得白明，現在一方面離間民間團體大肆鼓吹反美，而政府自己却暗地裏進行親善的種種方策，不過這也要和上次的派遣歌女，神火等去親善一樣，將贏得商約廢棄之類似的結果吧！

在另一方面，敵人雖然因爲希特拉的薄情，尙不免懷恨在心，可是所謂革新派等依然是要利用德義軸心來反英，若是英法在遠東不讓步，而蘇美也不能被倭寇所欺騙，敵人再跑到希特拉的懷裏去哭訴也是十分可能的，但是希特拉將對之如何呢？這就要看希特拉當時的需要如何，希特拉若不想把歐戰擴大而且延長，是決不會和它重拾舊歡的，所以它的外交實已陷於絕境。

第二是敵國內部的矛盾。弱點，依着戰爭的延長，益越暴露出來了，所以阿部在登台之初的八月三十一日初次閣議時，以談話形式發表政策聲明，曾列舉內政問題的各项；一、刷新國內機構，二、強化國防體制，三、充實軍備，四、擴充生產力，五、振興輸出，六、經濟統制之合理化。以上各項在這次改組中也曾提及，可知都是阿部內閣想着手的，而且現在有的已在進行中。就其重要的事實來說，五相會議因為平沼內閣時代，鬧得各閣僚意見衝突，以致延誤對策的及時實施，於是阿部內閣取消了五相會議。同時爲要使政府得施行應急措置，將來還接受軍部方面的要求，加強首相權限。至於採用少數閣僚制之目的，係謀事務之圓滑。這是阿部自己的話，所以現內閣有五個兼任的，首相兼外相（註）藏相兼企劃院，商相兼農相，內相兼厚相，遞相兼鐵相，除了外相一席打算即日另委外，餘四者似乎是要長期的兼任。由於兼任之多，可以窺知內閣制度大改造的端倪，至少是遞信及鐵道，商工及農林的合併，是十分可能的。除此之外，貿易省之設置，在平沼內閣時代已有成議，而現內閣的要員伍堂卓雄商相便是提倡最力的一個，其實施更無問題。以上各點，都是內閣本身改革之要者，且就第三點兼任之多來說：正如敵方朝日新聞所言，「必將釀成嚴重之糾紛，外務省即不滿阿部之兼任，伍堂之任商相或能勝任，但兼農相則未必適宜，而目前發生之糧食問題及物價高漲問題，彼能否應付裕如，更屬問題，因對於此種事件，商農兩相向持反

（註）集稿之日，已傳倭方發表新任外相爲野村吉三郎，詳上短評。

對意見也。〔兼任且有如此之弊，合併更不用說了。〕

財政部有關制度之改革，其重要的便是稅制的改革。稅制改革，經前內閣的計劃，現在已決定成案了，照現在的方案看來，雖說尚屬溫和，但是已叫經濟界發生恐怖的反響。人事有關制度的改革，重要者如官吏身分保障令的廢除，陸軍方面早已要求，阿部內閣不得不予以考慮，其他如選舉制度之改革等，也許要積極進行。不過這些制度的改革，影響的範圍很大，勢必引起一種激烈的矛盾。近衛內閣盡力於內部的改革，結果僅成立了企劃院，而國民再編成的計劃及興亞院的籌劃，終於促成了他的下台，何況阿部內閣未必有近衛內閣的力量，而選舉制度官吏制度改革，其社會影響，實有過於國民再編成問題，可知其前途，困難實多。

至於所謂國防強化，這不是指人的動員方面，而是指軍備擴充。正如阿部自己在八月三十一日對記者團一說：「若國防不完備，則對外國策，得難推行，故強化自己為先決條件。為達到上述目的，吾人非擴充生產力不可，又非實行物資計劃不可。」由此可知，要國防之完備，軍備之充實，便要擴充生產力，可是生產力之擴充又有兩個先決條件，一是勞働力的供給，二是資源之供給，皆要十分充足。可是這兩者敵人都感着不夠。而且在現在歐戰期中，從來仰給於國外者，又正如同阿部所說：「認為歐洲戰爭於我國有利之想法，實為危險……因歐洲諸國動員進行大戰，而使吾人經濟的立場增加新的困難，這是由衷之言，這種困難，是敵人一切的致命傷。現在敵人惟一的夢想，就是掠奪我國的經濟資源，倘若我們敵

後工作做得好，敵人的幻夢要被打破，這是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的。何況敵人機械工業的技術水準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升高，勞働力的貧乏也不能一時補救，所以敵人的幾次物資動員計劃，生產力擴充計劃，都是計劃而已，始終未能實現。至於振興貿易，雖可以說是敵人財政貧困的一種對症藥，可是也因為資源的不定，決不能夠實現，這也是可以料得到的。由於上面的說明，我們可以知道阿部內閣的政綱政策，要具體地實施起來，都是難得行通的，其最大的原因，就是敵人已受到了而且將要受到我們堅強的全民抗戰的莫大的打擊。我們的神聖抗戰，可以粉碎敵寇的一切企圖，對華侵略的各種陰謀，固不用說，就是敵國內的各種措施，都要直接間接地受到致命的創傷。

倭新閣的母胎

時事懇談會

阿部內閣的關係，幾乎是時事懇談會的角色佔了一半，上自首相的阿部，內相兼厚相的小原，文相的河原田，拓相的金光，下至內閣書記長官的遠藤，法制局長的唐澤，都是時事懇談會的會員，而且商相兼農相的伍堂，法相的宮城，又和該會的關係非常密切，可以說時事懇談會是新閣的母胎了。可是時事懇談會是什麼呢？恐怕知道的人很少吧？

時事懇談會是前年夏天，近衛爲着要解消國內的磨擦，而提倡溝通官僚，政黨及右翼團體的組織，河原田，小原等就是發起人，唐澤有如事務長。於是那些政治病患者，舊官僚，老政客，都想親近近衛，趨而附之，隱然成爲政界的一種勢力，所以簡單地說，時事懇談會就是趨時附勢的官僚集團。

由日本政治經濟形態論到日本最近政治外

交動態 (轉載)

第一個基本認識——日寇對華政策，是牠整個對外關係的關鍵。

第二個基本認識——日寇現在的困厄，是在其侵華戰事。

第三個基本認識——日寇的對華發動侵略戰爭，是取決於特殊的政治經濟形態

第四個基本認識——在侵華戰爭進行中，內閣雖更迭，而其受制於軍閥是同樣

的。

在第二次歐洲大戰爆發的前夜，日本內閣來了一次比較「徹底」的更迭。照例，日本內閣每經一度更迭，中國時事論壇上就要一度激起種種不同的臆斷與推測。但也許是因爲歐洲的戰爭風雲，把我們興奮得「心不在焉」了吧，這次關於日本內閣更迭的議論，却顯得非常之少，聞有所論，又似乎稍涉支離，而沒有貫通以中心的基本認識。

直到現在爲止，對於我們交手了兩年又兩個月的敵人，我們似乎在認識上，還有大大努

力的必要。因為我們要正確斷定敵人在某種場合的政治的外交的動態，蒐集情報固重要，根據正確的理论認識尤關重要。

我現在且就當前的情勢，由以次幾個論點，加以研討。

第一個基本認識

日寇對華政策，是牠整個對外關係的機軸，對華政策不變，對其他關係國家之外交的協調和調整，均少有成就。

(一)在當前的情勢之下，日寇感到最棘手的，當然對外問題尤急於其對內問題，藉偽滿邊境事件要挾加入德意同盟的少壯派軍人的活動，逼着平沼內閣採取了「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反英方策。自然多方壓迫多事的英國，既不致惹出大亂子，又可滿足少壯軍人聲援德意的要求。還可獲奪一些英國在中國的權利，這真是一舉數得了。當英日初步協定成功時，平沼有田方自慶這是他們大好的外交傑作。突然，美國意外迅速果斷的把美日商約取消了，這一來，英國不但得到了鼓勵；英國可用以報復日本的「廢棄英日商約」這個手段，且因此對日寇增加了千鈞的壓力。在東京進行的英日談判擱淺了。而更突然更意外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竟在這時無情的訂立起來。於是，這個四面觸礁的「平沼丸」，再也走頭無路了。

(二)繼平沼內閣出現的，不拘是阿部內閣或者什麼阿三阿四內閣，其唯一困難任務，終歸如何打開目前的外交僵局。日寇對內鎮壓，對華戰爭。對「東亞新秩序」號召，這是犯思想

基礎建立在反共理論上面，對蘇聯關係是無法調整的。對堅持開放中國門戶的美國，也不能由日寇目前的在華行動，得到何等妥協，於是，最有轉圜餘地的對象，依舊是實際主義者英國。所以阿部內閣的外交政策未宣佈以前，各地反英運動已大見和緩。而歐洲大戰的爆發，更增加了日寇向這方面找出路的便利。

(三)歐洲大戰在遠東的顯然影響，就蘇聯言，牠西顧無憂，自可對暴日增大威脅；就美國言，牠與英國之間的利害衝突緩和了，牠對日寇差不多是軍需品及軍需原料的唯一的大量供給者，然而，它對日寇就要增大不少的挾制力量。但就英國言，情形却就有些不同。英國在遠東的利益乃至殖民地，都有被日寇劫奪的危懼。英國是有理由遷就日寇，與日寇謀得某種妥協的，就因此故，國內有些人士，就認定歐戰把日寇從外交的危局中拯救出來了。但是

(四)我們這種場合，要看清楚以次的事實：一、英國需要同日寇妥協的前提條件，是爲了要維持它在華的利益和在遠東其他殖民地的利益；二、在華利益是它遠東殖民地利益的前衛，犧牲在華一切利益，而企圖緩和日寇對印度澳洲等地的劫奪，那是引狼入室的拙策；三、英國在香港新加坡等地的軍事戒備，就表示了它對日寇在中國問題上的讓步限度；四、日本陷在中國泥沼以後，它就不但不敢過於開罪美國，就連對於蘇聯，亦只敢用通訊社來誇大邊疆的戰鬥，這樣英國沒有代價的退讓，爲保護利益而犧牲利益的無限制的退讓，在目前是決談不到的。雖然在一些次要的問題上，英國將不斷滿足日寇的要求。

(五)總之，對華外交是日寇對外政策的要鍵，日寇要想在對華戰爭進行中，利用歐戰的新形勢來解除其「四面楚歌」的外交困境，那將由事實證明其為徒然的幻想。它從英國方面獲取的些許便益，一定抵消不了它將由美蘇兩國相對增大的牽制與壓力。

第二一個基本認識

日寇現階段的困厄，不在其對他國關係，如何調解，而在其對中國戰事，能否結束。

(一)日寇被對華戰事困疲到了如何不堪的程度，由它應付當前歐戰的態度，可以得一反證。試思，日寇如其不是陷進了中國的泥沼，這次歐洲大戰爆發，它該會又一次交到如何的好運，它不僅會發一次大財，且會在遠東穩穩的做起唯我獨尊的強主。但現在，它不能利用這個大好機會了，不但如此，這機會對它變了一種相反的性质。

(二)兩年以上的戰爭的實力消耗，使它從第一等強國的寶座傾跌下來，它現在已經不敢昌言「美國何足畏」，「蘇聯不堪一擊」了。不但對美對蘇，就連對於捲在歐戰漩渦中的英國，它亦得問問自己的本錢，而不敢過於猖獗。事實上，英國法國乃至荷蘭之所以敢在遠東採取防禦的措直，也無非是因為它們已十分看穿了日寇這個紙老虎的破綻。不僅此也，在兩年餘的對華戰爭過程中，日寇一方面把中國的大好市場破壞了，同時，把利用海外市場的對外貿易品的生產機構，也由整個適應戰爭要求的產業改編，而大部分破壞了。尤有進者，歐戰給予日寇的嚴重打擊，就是它的軍需品及軍需原料的供給，今天幾乎完全要取決於美國對它

的態度，這一來，它僅有的對外貿易生產部門，乃至對外必需消費品生產部門，都將進一步轉化為軍需企業機構，使它今日能夠控制的所謂日圓集團的市場，亦將無法利用。

(三)對華戰爭的影響，還不止此。日寇因為在華的猖狂妄行，逼着美蘇等國在軍備競賽上給它以重大的壓力。日寇不但要為當前的消耗加緊準備，同時還要為將來的消耗加緊準備，它對當前的戰爭，消耗一分，它對異日保持戰果的戰事的把握，就要減少一分。它只有從對華戰爭解脫出來，才能解除它這種「自孽自受」的災厄。破古今中外漢奸記錄的汪逆精衛的和平「救國」運動，正是在日寇這種緊迫要項之下產生的。而且，

(四)日寇對於對華戰爭的焦慮，還可由其國內情況得到一層證明。這次戰爭這樣不能爽快的解決，財政金融困窘姑且不說，單就其頑強軍閥眼光中所極端重視的而論，除去上述幾種情形之外，其餘就是：(1)恐怕反戰怒火的蔓延；(2)恐怕一般勞動大眾，因生活過於艱苦，而影響他們將來投入戰爭中所需要的堅韌體力；(3)恐怕國民喪失了無敵皇軍的勝利信心，以致影響他們對「後戰爭的興趣。此外(4)還恐怕他們的社會政治地位，由此受到打擊。總之，無論從那一方面看來，日寇最大痛苦的癥結，與其說是對於世界列強之外交關係不得協調，就毋寧說是由於對華戰爭無法結束，「解鈴還是繫鈴人」，日本軍閥為什麼不適可而止呢？

第三個基本認識

日本對華發動侵略戰的根本政策，是取決於特殊的政治經濟形態，在那種政治經濟形態沒有解體的限內，決不易結束當前的戰爭。

(一)日本軍閥政客往往自詡其政治經濟體制之特殊。即認為那是介乎民主主義與全體主義之間的第三種形態，而以「皇道」二字概括之。我們用不着在這裏批論其說法與稱謂之如何匪謬，但與歐美各資本主義國家比論起來，日本資本主義的形成的發展過程，從而，其政治體制的形態，確有其「與衆不同」的特點。而這特點，就註定了日本當前的國運。

因為日本掛上「現代」招牌的「政治維新」，那不過一方面排除封建舊勢力，同時却又為舊勢力安排新的合法地位的一種半截革命。就因此故，日本資本主義自始就在發展過程中，保有着極濃厚的封建殘滓。因為踏上資本主義旅途的本錢過於艱窘，一切可能的原始蓄積手段，都盡情採用，於是，在工農領域裏面，就由超搾取的低賤工資與高率地租，形成了它的資本主義的半農奴制的性質。同時，因為日本在維新當時的安內攘外急務，對於戰爭所需的軍需工業，比較對於其他一般工業，尤為着重，於是就引起軍需工業與一般工業發展不平衡的現象，而形成日本資本主義的軍事的性質。這兩種性質或特點，正是日本大小武士與舊官僚們搖身一變而為維新政府之顯貴的社會經濟基礎。而此後日本議會制度之所以被軍閥及貴族官僚的種種特權所限制，亦無非是由這裏種下了根源。

(二)當日本走上資本主義旅途時，世界殖民地已差不多全為先進國家所分割，由是，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自始就帶有一幅侵略兇相，這配合以資本主義機構中軍事的變奴的性質

，恰好就增加了軍閥的氣燄。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一九四四年俄戰爭以後，軍閥的社會政治地位，就達到了不可一世的程度。在大戰爆發以前的歷代內閣，差不多都是陸長而閣或其直接代理人担首班。但是，經過這兩次勝利戰爭的日本資產階級，亦漸漸藉着商工業突飛猛進的發展的基礎，不能滿意軍閥們在政治上的專橫了；事實上，代表資產階級的政黨活動，已在不絕從對抗軍閥中伸張起來，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日本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降臨，金融資本權勢確立起來了，接着，純政黨的原敬內閣，居然於大戰結束的一九一八年出現了。原內閣不但打破了朝鮮台灣總督軍人專制，並還創立了文人任海陸大臣的新例。由原內閣一直到一九二九年的濱口內閣，算是政黨對軍閥表現優勢的極盛時期。倫敦海軍條件的簽訂，裁軍計劃的實現，都是資產階級通過政黨而勉強實行的。可是

(三) 資產階級交洪運的時候，軍人盡暫時收斂起來，但他們在經濟上的基礎，從而在政治上的特權，依舊保存着在。而且，日本資本主義的前述特點，顯示着對於軍國主義的直接依存，由是，「一半為軍國主義所代替，一半為軍國主義所補充」的金融資本，就無法確立起專頭支配。而在近代其他民主國家乃至法西斯國家都極罕見的外交甚至內政「一元化」的問題，就開得日本天翻地覆的。這大概就是所謂很別致的「皇道」。

(四) 一九二八年爆發的戰後世界經濟恐慌，在日本是以失業增大，百業蕭條，與對外市場縮小的姿態而出現的，而與這相應的左翼運動的抬頭，尤逼着資產階級有乞憐於軍國主義者的武力之必要。「九一八」的東北大事變，日本軍閥在主觀上儘管是違反資本階級的意志，

在客觀上都是適應資產階級的要求。自是以後，日本便被投進險惡的國際環境中。正惟其環境險惡，軍國主義者就可藉「非常時」的號召，一方面由軍事預算的增大以壯聲威；同時却又可藉軍需業的擴張以分化資產階級的內部，但是，資本階級除了使用它的金錢武器以外，同時却還結托元老重臣，勾結一部分較開明的軍人，以與之對抗；盡管重臣，金融資本家，總理大臣乃至一部分有權勢軍人，相繼被殺害了，但在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未受到澈底破壞的限內，尤其是資本主義制度還為軍閥所擁護的限內，它那種奇形的政治經濟形態，依舊能夠維持。不過，財閥在當着政治經濟危機的時候，更加要唯軍閥的「馬首是瞻」而已。

(五)大陸政策，無疑是為日本財閥所支持；但從利潤打算出發的財閥，與由戰略考慮出發的軍閥，却不能夠在侵略步驟上表示極人的分野。這次對華戰爭，顯然是日本軍閥不顧一大部分財閥的意向而發動的，也就是說，是日本軍閥利用他們政治上的特權與經濟上的優越勢力，（與軍需工業相關聯的）而在特殊政治經濟形態下發動的。戰爭既經發動之後，緊急法的利用，總動員法案的實施，都大有助於他們在政治經濟上的決定的勢力的擴展，而國內差可對他們發生些許牽掣作用的財閥及財閥可以結托的元老重臣乃至一部分比較持重的軍人，更加無法拿出他們的反對主張。這就是說，只有發動戰爭的軍閥可以結束戰爭，但軍閥為了維持其地位與威望，沒有從中國取得輝輝的戰果，是決不肯罷休的。中國的抗戰到底，正與日本軍閥蠻幹到底是一個錯合的對照，所以，在日本政治經濟形態沒有解體的限內，他們財閥只好以焦急而昏倦的眼，斜睨着軍閥喘喘於這可詛咒的戰爭的無期的拖延。

第四個基本認識

在戰爭進行當中，在政治經濟危機加深的情況下，不論以如何方式及何等人物組成的內閣，通是日軍閣允許其成立或能曲承軍閥意旨的內閣。

(一)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後，一向強調防共協定的平沼內閣引咎辭職了。繼任內閣的首班，是以穩健著稱的阿部信行大將。阿部雖然亦有政治經濟背景，但據說他的背景，是與少壯派軍人「死對頭」的宇垣一系及一部關西財閥。那麼，把阿部與法西十足的平沼比較，再把阿部所網羅的三三政客官僚的關係，與包容那銳進的「五虎大將」的前內閣的關係比較，就很容易給我們以貨色性質迥不相同的觀感；於是，我們的論壇人士，就以爲這次內閣的更迭，是政治勢力從少壯派軍人，移轉到反少壯派的一個百八十度的大迴轉；同時，也是一九三一年來日本法西軍閥蒸蒸日上勢力，至平沼內閣達到頂上後的崩場關鍵，但我的看法不能這麼簡單。

(二)在一個近代民主國家，政權移到反對黨手中了，對內外政策就緊接着發生變動，而在具有特殊政治經濟形態的日本，却完全是這樣。根據我們前文的考察，當日本資本主義在順利發展的過程中，財閥或資產階級，就很可通過政黨活動，在政治上取得牽制乃至控制軍閥的政權。如大戰後的十餘年中，就是如此，但一旦資本主義碰到了危機，對於持有種種特權的軍閥的依存性加大了，軍閥就很可藉此伸張他的權力。當前是什麼時期呢，在戰爭歷

迫下，勞動大眾及一般農民乃至中小商工業者在過着比一九三〇年前後大「不景氣」時期還要難堪得多的災難。這種比什麼都可怕的社會危機，財閥當需要軍閥「曲盡」他們的「保駕」任務。不但此也，由戰爭所縮小的國外市場與國內市場，早逼着財閥把他們的金融機構與產業機構，專門去作公債週轉和軍需生產的活動了，在這種關係上，財閥又得仰軍閥鼻息。單就這兩點考慮，我們如其說日本軍閥的政治權力，要在這次內閣改組中沒落下去，那就要成爲正確理論邏輯上的奇蹟。

(三)然而最有法西斯性的平沼內閣是倒了，繼任確爲與他們不大同脾味的人物。這將如何解釋呢？事實是這樣，對華戰爭的遷延不決，日本軍閥已知道在人民心目中引起了種種的反響，對外關係的惡化，軍閥早焦躁不堪了，居然又出現了蘇德互不侵犯協定，他們很知道要「小休」一下，才可緩和國內的怨謗空氣，且冀在外交方面找一個出路。而且，戰爭已在進行中，諸般緊急飭令不必說，就是最可左右一切的總動員法案，也在分別實施，對政治有特權，對經濟有空權，權力掌握得穩，內閣人選不妨讓元老重臣去銜衡。將來這種溫和派內閣如仍沒有成就，還可整得他們向國民作宣傳口實，以爲捲土重來的準備。此外，這個內閣如其認真對他們堅持的「不動國策」有所更張，蘇或對美發動戰爭，向外殺；重演二·一五，六·二六事變，向內殺，都是他們可能使用的最後手段。

(四)日本現在的新內閣，慢說主腦是溫和的阿部，就是與少壯軍人極不相稱的宇垣，甚且連帶把反對對華戰爭最力的幣原拉出來担任外相，依舊無法改變軍閥已爲他們在各方面擺

佈好了的陣勢，所以這次內閣的更迭，不能看為是法西少壯軍人失勢的結果，而應視為是他們為了保全和擴大其勢力，而運用了進一步進兩步的辦法的結果。

(五)事實上，阿部內閣成立已經多日了，它的重大作為，除了表示集中力量解決中國事件以外，其餘就是宣佈對歐戰中立，英國採取一鬆一緊的『勦恤兼施』方策。這與前內閣絕無何等不同之點。而且，它還謹慎得連新聞照例要發表的對內對外的較具體國策，都遲遲不敢宣佈了。一切照舊罷，總之，現內閣畢竟是日本軍閥允許成立的內閣。換言之，是一樣能實行軍閥意旨的內閣。對華戰爭無法希望這種內閣來結束，以對華政策為機健的對外僵局，當然只好一直僵持下去。限定日本這種悲慘命運的，根本是日本的特殊政治經濟體制或『皇道』，『皇道』終結了，才是中日戰爭的終結。所以一位有敏銳眼光的外國人說：在『中日戰爭的結束，是新日本共和國的出現』 (王亞南)

敵對第三國貿易入超四億餘

——今年一月至八月——

輸	總額	對日圓集團國	對第三國
入	二一〇七	一〇五九	一〇四八
出	一九五五	四六四	四九四
入超	一五二	五九五	四〇八
	(出)	(出)	

(單位百萬日圓)

倭新聞閣員略傳

阿部信行（首相）阿部在以前數次之組閣中，始終未被提及。僅在一九三五年當宇垣一成就任陸相之時，曾被任爲次官，而當宇垣罹疾之時，曾代理陸相之職。阿部石川縣人，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第九期，與荒木，本莊，真崎等同級，不關心政治，未參加黨派，又爲一從未經過實戰之將軍，今年六十五歲，當日俄戰爭之時，他掌理國內軍務，在出兵西伯利亞之時，大將以砲兵聯隊長之資格被派赴赤塔，但當到達赤塔之時，雙方已經休戰。曾任參謀本部總務部長，陸軍省軍務局長，第四師團長，台灣軍司令官，軍事參議官等要職，二二六事變之時，引咎辭職，年來爲東亞同文會之理事長，不問軍事，唯一興趣乃爲觀賞歌舞伎（日本古典劇），養小鳥，過着悠閒的生活。阿部參與軍政軍令頗久，對於軍事上雖然可謂精通，可是「當作首相的他，在國民眼裏，還是一張白紙似的人物，他的政治手腕，不用說，是未知數。」這是敵方的一般批評。

野村吉三郎（外相）見上短評。

畑俊六（陸相）畑俊六是舊會津藩士畑能賢的次子，他的父親能賢是維新前內戰時代的一員敢將，落魄於北海道時，畑俊六兄弟兩人便相繼出世，維新後能賢曾任海軍省的屬官，不久即去世，留下畑俊六母子三人過着貧困的生活，傳說幼年時代的畑俊六，曾經和他的哥哥（故畑英太郎上將）挑着担子走街賣麵，可見他們是勞苦的過來人，一九零一年修業

士官的砲兵科，同期畢業的有杉山前陸相，小磯前首相，以及柳川平助，外山豐造，齋藤浩平，蒲穆，岩越恆一等中將，後來他在陸軍大學考頭名畢業，不久便派到德國去研究德皇時代的戰略和戰術，歸國後便從事教育習志野砲兵學校的教導隊參謀本部第一部部长——當中日間的嚴重空氣醞釀的時候，他雖參謀本部當了教育總監部的砲兵監，後來他曾任為第十四師團師團長，這是一個「滿洲」派遣部隊，回國後，又當過航空本部長，台灣軍總司令，教育總監等，去年他繼松井石根之後就任「華中」日軍最高指揮官，嗣後被調回宮中任侍從武官長，今日一躍而為陸軍大臣，軍部中所有的要職都被他染指過，他曾經說過：「我不喜歡政治以及出風頭的事，只要看見兵士們的面孔，我就感到說不盡的愉快」。他對於一切黨派似乎沒有興趣。

畑俊六是日陸軍中的穩健派，甚至有人說他與宇垣關係密切。但是他的性格，是入面玲瓏的大物，所以一般少壯派軍人對他並沒有惡感。

前年底敵將松井石根急攻南京，徒勞無功，於是陸軍首腦部即改派畑俊六擔任，這次出任陸相呼聲最高的有磯谷，多田兩少壯派的巨頭，但是卒由頗得美國人士好評的穩健派畑俊六出馬，亦可推知敵國是如何癡美了。

吉田賢吾——海相——佐賀縣人，現年五十五歲，海軍大學畢業，曾任軍令部參謀，第一艦隊參謀長兼聯合艦隊參謀長，海軍省軍務局長，練習艦隊司令官。未出任海相之前，係第一艦隊司令官兼聯合艦隊司令官。他在中學時代即參加所謂「修養團」，醉心於「皇道精神

「的研究和鼓吹，是個典型的「薩閣」軍人。

青木一男（藏相兼企劃院總裁）——現年五十一歲，長野縣人。一九一六年東京帝大法科畢業，高等文官考試及格，曾任大藏省理財局員，及駐英法兩國財務書記官，一九二三年歸國後，任理財局調查課長，兼任國庫課長，秘書官，存款部運用課長，大臣官房秘書課長，及外國匯兌管理部長，一九三四年任理財局長，後轉任內閣對滿事務局次官，一九三七年任內閣企劃院次長，一九三八年一月，平沼組閣時，升任企劃院總裁，一九三九年八月當選為勅選貴族院議員。他是中農的家庭出身，因為父親在事業上的失敗，叫他幼年過着非常貧苦的生活，在中學時就當家庭教師，但是事親盡孝，當時離家差不多五十里之遙，而他是每禮拜日步行回家省親，性格嚴謹，意志剛毅。他早年便提倡經濟統制，現在已是所謂戰時統制經濟的總帥，所以他來就任藏相，財界不免發生恐怖的反應。

伍堂卓雄（商相兼農相）他是金澤人，和現在的首相阿部是同鄉，自東大造兵科畢業後，置身軍籍，晉升中將，任吳（海軍港）工廠長，一九二八年退海軍職，投身兩滿鐵道公司，任昭和製鋼社長，一舉而聲名炫赫，一九三七年林內閣時，擢任商工大臣兼鐵道大臣，雖僅在任四月，隨林內閣倒台，可是無論財界和政界，對他還是有相當的好感。去年六月從德國回來，即被財界推為日本工商會議所會長，對於會務，稍有改革。但是他這次的出任商相兼農相，曾遭林團體極力反對，因為農村產業組合運動，曾遭商工會議所的攻擊，而農林省與商工省亦常衝突的緣故，所以伍堂的前途，尚不明朗。

小原直（內相兼厚相）東京府人，現年六十五歲，明治三十五年畢業東大法科，入司法省，過了三十餘年的司法官生活。一九三四年岡田內閣成立，由東京控訴院院長躍上司法大臣的寶座，二二六事變岡田內閣瓦解後，任貴族院勅選議員。當他任司法大臣的時候，因為軍部法西斯軍人企圖痛擊自由主義，拿美濃部博士的「天皇機關說」問題，掀起「國體明徵」的風暴，小原是忠實執行法西斯軍人命令的走卒，在議會中會因起訴美濃部博士與否的問題，被議員究詰，嘗過一番苦味，因此為少壯派軍人所垂青。後來參加「時事懇談會」，與阿部信行，河原田稼吉，唐澤俊樹等人過從甚密，造成了獲得今日地位的基礎。

河原田稼吉（文相）河原田為福島縣人，現年五十四歲，東京帝大政治科畢業，服務內務省，歷任縣事務官，理事官，警察部長，內務省書記官，警務局長，內務大臣秘書官，社會局科長，一九二零年至一九二二年之間三次代表政府出席國際勞動會議，擔任社會局勞動部長，台灣總督府總務長官，五、一五事變後，任勞資協調會理事，當融通力，易採納人言，故為軍閥所歡迎，得任林銑十郎內閣之內務大臣，生父與村為近衛文麿家臣，傳文麿父近衛篤磨私於其母，故他與近衛文麿可謂兄弟行也。前近衛擬辦新黨以握故權，他實為之策劃，後近衛組閣，他又極力為之奔走，以前內閣之閣員而擔任後繼內閣之組閣參謀，識者多引以為怪事，一九三七年冬勅選為貴族院議員。

宮城長五郎（法相）琦玉縣人，現年六十二歲，東大法科畢業，曾任東京控訴院檢察長，名古屋控訴院核事長，當他任東京控訴院檢察長的時代，在他手中處理的重要案件，計有血

盟團事件，五·一五事件，共產黨事件，神兵隊事件等。對反動的右翼運動極盡其敷衍的能事，而對日本人民的革命運動，則加以殘酷無情的破壞，日本革命運動中的動搖份子在他的手上「轉變」者，據說在一千人以上。其為鎮壓日本人民解放運動不可缺少的角色，自屬顯然。當此日本國內反戰運動，革命運動，蓬勃發展之際，其出任法相，當非偶然。這一次他決定出任法相，新聞記者問他有何感想，他說：「解決國際糾紛是軍部的力量，解決國內紛爭是司法的力量。司法實等於平時的武力」。「思想檢事」的本色，畢露無餘矣。

永井柳太郎（遞相兼鐵相），現在五十八歲，石川縣人，早稻田大學政經學部畢業，在學中演說「勞動問題」議論縱橫，受知於該校校長大隈重信。一九零五年畢業，以校費被派赴英留學牛津大學，至一九零九年歸國。其時大隈創辦新日本雜誌邀為主筆，兼任大殖民政策教授，一九零八年當選為衆議員，受安達謙藏之黨票入民政黨，渠在會議會肆力攻擊政友會。一九二四年，任加藤高明內閣之外務省參事官。一九二九年七月賓口內閣成立，擢為外務省政務次官，是年銜命來華訪晤最高當局于南京，語多諷刺。一九三一年辭職，一九三二年任齋藤內閣之拓相，一九三四年隨齋藤辭職。一九三七年林銑十郎組閣，以氏係親軍派要角又同隸鄉里，邀任為遞相，渠與近衛夙為好友，故仍聯輝斯職，當時且協助近衛，策劃另組新黨，渠著有「支那大觀」「殖民原論」「殖民問題」與「社會開

題」等書，其思想頗有大隈重信之影響，辯才面貌亦相恍惚，故有小大隈之稱。他爲純粹之黨人，現在民政黨內擁有雄厚之實力，頗有下屆總之希望。

金光庸夫（拓相）大分縣人，家素清寒，僅卒業於小學校，初爲神戶稅關小職員，以謹慎與努力見稱，繼入實業界，頗露頭角，參加政友會，七屆當選爲衆議院議員，現在因爲當選爲衆議院副議長，脫離黨籍，故不屬於政友會之何派，本來他是實業家（東亞烟草會社社長），不是什麼政治家，這次因爲是時事懇談會的一員，與阿部相熟，被推任拓相，至於他的政治手腕如何，尙屬疑問。

遠藤龍作 此次榮任內閣書記長的遠藤龍作，本年五十四歲，擁有巨萬的財產，與他接近的人都認爲他非常可親，與現首相阿部之交情也有二十餘年之久。他與在朝鮮總督府任內所結識的少壯派軍人現在仍保持着友善的關係。而他在朝鮮總督府的工作同時也是他於一九一零年畢業東京帝大法科後的第一次工作，歸抵本國後，在內務省歷任各職，然後升任青森縣及三重縣知事，當田中義一任首相時，他放棄官吏生涯而從事議員的競選，但他僅中選一次，以後就始終未當選過，而爲政友會總裁犬養毅就任首相後，即委他爲神奈川縣知事，然後又任愛知縣知事。一九三三年遠藤赴「滿洲國」任總務局長。一九三五年回國。一九三六年由廣田首相荐爲貴族院議員直到今日。

唐澤俊樹（法制局長）日本之法制局長官，其資格與大臣相等。阿部此次組閣工作之參謀有二，一爲內閣書記官長的遠藤龍作，另一爲唐澤俊樹，此足見唐澤在阿部內閣中的重要

(附) 閣員一覽

職名	姓名	年齡	出生地	出身	校所	原職	現職
總理大臣	阿部信行	六五	石川縣	士官九期	陸大	軍事參議官	陸軍大將 東亞同文會
外務大臣	野村吉三郎	六三	和歌山縣	海軍兵學校	陸軍大將 東亞同文會	陸軍大將 東亞同文會	陸軍大將 東亞同文會
陸軍大臣	堀俊六	六一	福島縣	士官十二期	陸大	陸軍大將 陸軍中間派	陸軍大將 陸軍中間派
海軍大臣	吉田善吾	五五	佐賀縣	海軍兵學校	聯合艦隊司令官	海軍中將 海軍中間派	海軍中將 海軍中間派
大藏大臣	青木一男	五一	長野縣	東大法科	企劃院總裁	革新會	革新會
企劃院總裁	青木一男	五一	長野縣	東大法科	企劃院總裁	革新會	革新會
內務大臣	小原直	六三	東京府	東大法科	貴族院議員	官	官
厚生大臣	小原直	六三	東京府	東大法科	貴族院議員	官	官
司法大臣	宮城長五郎	六二	埼玉縣	東大法科	名古屋控訴院檢察長	官	官
農工大臣	伍堂卓雄	六三	東京府	東大造兵科	商工會 貴族院議員	海軍造兵中將 財界官僚	海軍造兵中將 財界官僚
農林大臣	伍堂卓雄	六三	東京府	東大造兵科	商工會 貴族院議員	海軍造兵中將 財界官僚	海軍造兵中將 財界官僚
文部大臣	河原田稼吉	五四	福島縣	東大政治科	貴族院議員	官	官
拓務大臣	金光庸夫	六三	大分縣	政友會	衆議院副議長	政友會 中間派	政友會 中間派
遞信大臣	永井柳太郎	五九	石川縣	早大政治科	遞信大臣	民政黨 革新派 政黨官僚	民政黨 革新派 政黨官僚
鐵道大臣	永井柳太郎	五九	石川縣	早大政治科	遞信大臣	民政黨 革新派 政黨官僚	民政黨 革新派 政黨官僚
內閣書記長	遠藤龍作	五四	埼玉縣	東大法科	前偽滿總務廳長	革新會	革新會
法制局長	唐澤俊樹	四九	長野縣	東大政治科	前警保局長	革新會	革新會

性。唐澤長野縣人，東京帝大政治科畢業。曾任警保局長，因二、二六事件之突發而去職，為當時所謂新官僚頭目之一，右翼反動團體國維會會員，與阿部大將，小原新內相，河原田新文相，金光新拓相等同為時事懇談會之重要份子，而兼理該會的事務。其參加此次內閣據說與遠藤同為軍部方面之推薦。其為軍方面所重視的原因，則因唐澤熟悉日本國內革命的內幕，且有操縱及指揮日本革命之落伍份子與所謂托洛茨基派的能力之故云。

他終於哭了

——戰時敵國民生活報告之一——

敵國著名雜誌中央公論，陸續登載戰時國民生活報告書數篇，叫我們可以知道他們的真實的生活情形，本篇載於該誌七月號，作者名大宮留樹，即篇中主人公，似乎是東京市政府的一個小職員，其中所寫的就是他自己的生活的，可以看作公務人員生活的典型，勞碌，痛苦，貧窮，充滿着厭戰的情緒。他反復地說着，「這有什麼法子呢」？他祇有「吞聲地哭起來」，「一面靜靜地等着這激動心情的平下去」。然而他又預言着，「現在這表面的平靜，也許是暴風雨之前的平靜吧」！

×月×日

今天是一號，照例要早一個鐘頭上辦公，在三層樓的廳裏聽區長的訓話。事變勃發以來，每月都是如此，可是這又不是工人一樣，早上辦公可以增加工資，所以多少聽得到不平的聲音，不過時局關係，表面還是像煞有介事的，也想到若是念及戰場的士兵，這種心情一點也不能有的，可是人究竟是人，而且是一點兒薪水的小公務員，工作是倍加，倍倍加，夜時就

是做到七點八點，晚飯錢也無從討時，這種不平是不能一概非難的吧？官吏的信條，是以犧牲的精神奉公，但是身體也至於弄壞了，那精神是決不能好的，雖然一個月祇有一回要早上辦公，而不平的理由，大家牽到這一點上來，原來理論之類，無論怎樣也可以說得出來的。

今早區長的訓話，是——復歸肇國精神！這是視學員出身的區長所得意的。我從來的脾氣是對於這些東西喜歡批評的，可是想到現在不是這樣的時候，無條件的聽了。然而他無論什麼，都執拗地強迫我們接受似的在講，是值得考慮的。雖然這種講演，對愚蠢傢伙，或者兒童的時候是可以的……

今天依然是忙，吃了中飯已是下午一點鐘，一面剔牙齒，一面打算盤，因事變而激增了的工作，究竟是役政和稅務，真是際當事者外是沒有人知道是怎樣的忙。正因為我們的犧牲努力，動員能夠正確而敏捷，統後的納稅也能完全施行。

我們才真是在統後第一線的戰士。

因為今天早上比平時早上辦公，七點鐘便結束工作，餓着肚皮跑上差不多六里的路回來。住在交通網縱橫發達的大都會裏，可是不能利用，薪資微薄的俸給生活者是怎样可憐啊！

一回到家，三歲的朝子已經睡了，年長的兩個和妻在玩着什麼。

「歸來啦」一面說着，一面是蝗蟲一樣的飛來了的小孩，我一看見他們，已經疲倦極了的神經中樞，好像又得了點活氣，心裏想，家庭，小孩是應該要的。

晚飯後，在照顧小孩們睡覺的妻旁邊，翻閱着石川舜台氏的連如土人和北國，這是有關

於我想調查的北陸一向的農民暴動的資料書籍之一，什麼時候才能將這些材料整理成爲自己的東西呢！想來祇覺渺茫。

完全不能自己用功了。

可是要做一坐平凡的官吏，是不心願的！

×月×日

每日早晚要走五十分鐘左右的路，多少要疲勞，有時候真覺得煩厭。在睡眠不足的早上，或者辦公疲倦極了的晚邊，尤其是肚子一餓慌了，有時甚至於真想哭起來，不過在這往復的途中，有帝大的校舍，總算是沙漠中的綠洲。

可是差不多十年間在大學校舍往復之中，並不是無論何時都充滿着這樣平靜的自由的學園似的剪圍氣。時代的變遷，從這校舍內的剪圍氣裏可以明白認識。

曾經有過，從圖書館屋頂上亂散傳單下來，寫了標語的布條飄下來，舞着旗，呼聲如浪潮似的洶湧；也曾經拉去了不少的學生。

又曾經有幾位學者，還不到休職年齡，已從學校內找不到蹤跡了——現在表面雖平靜，也許是暴風雨之前的平靜吧？

今天的辦事處是戰場一樣的忙，本月十日要發布的第三種所得稅的通告書，顯然是要來不及的，全部工作人員拚命的奮鬥，我寫了八百張通告書，平時一日寫三百張便說是好的，

那我是約三倍的奮鬥，指尖完全麻木了，寫完了時，捺上錢的數目字印，打上算盤，對讀一遍，於是折疊起來付送。以後一週之內，無論如何不得做完。這樣奮鬥努力之後，發出了通告書，偶然一有錯字，有的人跑來說，沒有這樣的人；有的送轉來說是沒有住在這樣的地方，而因為錯字，明知不能執行，收財產的處罰，於是遲遲不納；這樣的納稅者不少，真是吃不掉。無論怎樣的法子，究竟是人做的事，不能沒有錯，特別是稅錢，和商人的對賬帖子不同。

.....
×月×日

上週禮拜天，因事沒有做完，還是上辦公；滿想今天這禮拜天是愉快的，可是又派去當區民公葬的引導者，完全糟了。早就要帶到植物園去玩的小孩們，非常的不滿，想來可憐，然而這是不不得已的。幾次幾次，詳細地跟他們說：「這是為國家而戰，死者的葬儀，所以非去不可。」

「那麼，下個禮拜天去植物園吧！」他們也老實地聽話了。我也有點難過。

八點鐘到場，接到佩章，便馬上坐汽車到遺族家裏。

就是這一區也已經舉行了十回之多的區民公葬，我們已經知道了頭緒，可是遺族方面莫明其妙，簡直不能如意進行，而且當地的分會長啦，區會議員啦，老是不把我這小公務員放在眼裏，雖負着重大使命，可是完全被人漠視，自己本來早已知道是可憐的存在，所以也不

怎樣介意。

今天區民公葬的英靈是八位，以步兵上士爲最高，下士一人，其餘都是上等兵，有已經戰死了一年的，戰死地也不同，華北，華中，滿洲都有。雖不是曾經統計過，可是至少我担任照顧的遺族家裏，差不多都似乎是中流以下的家庭，特別是今天我担任的那家，戰死了的是長男，次男還似乎是在漢口附近，留在家裏的是母親和妹妹兩個。這家庭原來是靠兄弟二人的收入維持生計，長男既死，次男的生命也不能担保，這樣一來，以後兩個女人如何活得下去呢！現在雖有什麼統後的人們的熱烈保護，慰問，可以期其萬全，而今後過了幾年，究竟是現在這樣的不是？這樣的遺族們，要是叫她們懷着不安，那不得不說是一個大問題。若是祇有軍事扶助法和特別死亡賜金制度，是爲這些人而設的法律，那麼不得不加以十分考慮，因爲祇是這樣，在這些光榮的遺族是太不夠了。

唸經以後，讀吊章，燒香，其間我們完全沒有事，在休息室聊天。

足足有三點鐘，好容易儀式完了。爲什麼花了這些時間呢，那是爲吊章。外面圍着的人都說，「這不改正不行」，對一位英靈至少有十通，多時差不多二十通的那種千篇一律的吊章，讀起來時，就是怎樣的遺族，也是受不住。而且還包括當地町會長，當地軍人分會長的吊章那樣政治的（選舉）東西……遺族之中的老人，病人和小孩們，爲着這樣的吊章，而不得不長時間地端坐在當場，真是受不住。

這是葬儀委員長應當十分考慮的。
儀式完了，又引導着遺骨送到遺族家裏，然後好客易得到了解放。

.....
x月x日

今天是七十元正的新俸發給之日，
明額是七十元正，可是新俸袋裏的實數，是六十三元二角，因為從中扣除七項之多的一定要扣的錢：恩俸基金，親和會基金，互助會費，出征將士後援會費，規約貯金，愛國貯金，旅行會費等，所以到手祇有這樣多了。雖覺得未免扣得太多了，可是已經是這樣規定了的，有什麼法子呢！把這一點錢要養活家族五人，真是悲慘的。尤其是最近聽到軍需景氣的聲音，心裏是非常憂鬱，而且是服務一十有二年，尚不過如此。

官是做不得的——從前的人常這樣說。

我自己反復地想來，覺得討厭了，有好幾次想，若是那裏有好的事，馬上就換。可是已經是三十八歲了，不能和青年時代那樣，說一聲換就換，若不是有十分可靠的希望，說不定會叫妻子更受一場大苦。

沒有學歷，沒有背景的人，在現在這樣的世界活着，真是苦痛。找着了的位置，死也不能放手，自己也覺得可恥。然而有什麼法子呢？

薪資這樣的低，就有幾個高利貸乘機而來，他們的生意，祇要有了這個公所，也能夠優

裕地生活下去，這公所的人員總數，有一百五十個左右，其中多數是所謂「冰塊」，即要麻煩高利貸的，而且那借契，真是定得很巧妙，絕對不至於收不回的。大借的款額，不得超過薪資以上，要兩個連帶保人，若是利息到一個月以上不繳便馬上寫信給市長扣發薪資，這當然是不會收不回的。

然而還是有人同時借幾個高利貸的錢，不能還息，終於露出了破綻，不是馬上休職便是開除，叫薪資微薄的公務員痛苦的完全是高利貸。而公務員是明知道這樣，不借又不能過活，真是悲慘。

事變以來，物價急漲，從薪資裏強制扣錢的數目又倍加，而且工作又較之以前增加了幾倍，無論怎樣說是時局嚴重，像這樣的生活，就是要參加國民總力戰，不是振作不起來嗎？這種想念，最近一到發薪那天，便常出現，雖覺得這是不應該的，可是爲着與亞百年大計，過這種悲慘的生活的人，在國內是一個人也不應該有的，這不是過於變態的通貨膨脹的結果嗎？

晚上，照例和妻擬以六十三元二角正來維持家族五人生活一個月的預算，無論怎樣節約還是有五塊錢左右不夠。我便悲壯地聲明，「那麼，我決意戒煙！」

兩天或兩天半不過吸一盒，（以前一日要吸兩盒，）就是這樣也不得不戒，未免覺得有點寒酸。

有個什麼火野葦平的戰爭作家，在「煙捲和兵」的短篇小說裏，寫着學吸煙的故事，可

是在後方的這個貧窮的公務員，爲生活而決心戒煙。

×月×日

今天的回家是八點半。

小孩們都睡了，和小孩們不能會面的日子是常有的。

妻老是說，「我們應該家境再好一點呢」。

我用平時的口頭禪勸慰她說，「想一想戰線上的人吧！」

雖如此說，而我心裏所想，真是應該再好一點。

好久也沒有對坐過了的小桌子上，有一個從飛驒高山的江馬修寄來的小包，歡喜得心臟也跳起來了。解開來看，是山民的第二部作奔流，取材於維新本鄉土的農民起義的梅村暴動，是自費出版的野心很大的作品。我無意識地翻閱着山民，無緣無故想到過去的事了。

我有個時期也是極其想寫小說，和江馬氏的交遊便是從那時起的，常在一塊兒玩，討論問題，這樣的朋友現在都星散了，我當一個小公務員每日就爲着應付生活，真是感慨無量！只得想，究竟自己在文學方面沒有才能，終身當個小公務員倒適合些吧？

然而……

不知怎麼感傷起來了。

「喂，睡吧！」無緣無故地向着在補小孩襪子的妻發氣似的說了，便輪下就那樣睡，睡着

了的小孩的頭髮，擦着我的臉龐。當我一感覺到了的那一瞬間，不知怎麼一來心情很為激動，把臉龐靠到小孩頭上，吞聲地哭起來了。

「喂，你怎麼啦，公所裏有什麼事嗎？」妻吃驚了，靠近來問。我心裏想——你知道這種心境嗎？一面靜靜地等着激動心情的平下去。（儀）

去年度德輸偽滿重要物品表

鋼鐵類(包括鐵道材料)

五、四三三

機械類(包括汽車、飛機)

八、八五六

(單位千馬克，錄自德國貿易月表)

敵國大事記

(自八月二十五日
至九月二十五日)

八月廿五日

▲本日閣議席上，平沼說明必須放棄對歐方策之理由後，有田外相復就大島駐德大使之公電作詳細之報告。經各閣僚之討議，認為德蘇協定，已蹂躪反共協定之精神，決定即刻向德國政府提出抗議。

八月廿六日

▲平沼進宮謁倭皇，退出後復與湯淺會見，正式表明辭職決意，徵求諒解。

八月廿七日

▲平沼首相本日晨於宮中別室與湯淺倉平內府會見，商談要公，歸邸後復接見池田成彬參議，板垣陸相，荒木文相及櫻內農相，就當面諸問題作重要懇談。

八月廿八日

▲平沼內閣總辭職，受命組閣者為阿部信行新閣陸相傳為磯谷廉介或多田駿。

八月廿九日

▲阿部積極進行組閣工作，今明日內可望組成。新閣已確定之閣僚，計：藏相為青木一男，法相為宮城長五郎，陸相為畑俊六大將。

八月三十日

▲新開全體關係已正式決定，阿部於一時晉宮奉呈閣員名單，二時半舉行首相親任典禮，三時舉行關係親任典禮。

八月卅一日

▲阿部發表新開政綱，其大要爲：(一)國內機構之刷新，(二)國防體制之強化，(三)軍備之充實，(四)生產之擴充(五)輸出之振興，(六)經濟統制之合理化。

九月二日

▲二日開議席上，阿部兼外相報告德波紛爭之經過，及其後歐洲之情勢，經各關係討論之結果，認爲歐洲已入戰爭狀態，須速樹萬全之對策。

九月三日

▲倭召集臨時緊急會議，對歐洲問題決採取靜觀態度。

九月四日

▲本日開議決定對歐局態度，發表聲明如次：「帝國政府不介入此次之歐洲戰爭，專致力於『中國事變』之解決」。

九月五日

▲外務情報部發言人謂，譯田次官對交戰國代表會言明倭國政府關於列國對『支那事變』之態度與意圖，有重大之關心，並要求英法各交戰國考慮對華問題。

九月六日

▲倭閣以對內外各重要問題之方針，已大體決定，自八日起不再舉行閣議，以及定星期二及星期五爲定例閣議。

九月七日

▲關東軍司令官兼偽滿大使植田謙吉免職。午前十時舉行臨時定例閣議，討論近將發表政策政綱聲明之內容。

九月八日

▲倭內閣欲於速設專任外相，將與偽政府調整國交。

九月九日

▲倭大藏省發表九月上旬之對外貿易概算如下：輸出九六九五二，輸入六九八二六，出超二七一二六（單位千元）

九月十一日

▲阿部首相對時局問題發表談話，闡明倭國與各國之關係。

九月十二日

▲倭新設侵華軍總司令部，任西尾壽造爲總司令官，板垣爲總參謀長。

▲本日之參議閣僚懇談會，討論倭閣政綱政策。

九月十三日

▲阿部謁倭皇，就十二日之定例閣議所決定之政府之政綱政策，委曲上奏。

九月十四日

▲倭前駐偽滿全權大使值田返國。

九月十五日

▲西尾「支那」派軍總司令官，及板垣總參謀長，十五日下午一時半赴首相官邸，拜會阿部首相，作某種重要商談。

九月十六日

▲倭大本營陸軍部發表諾蒙坎事件成立停戰協定。

九月十七日

▲倭財界對蘇倭停戰協定之觀察，認係阿部內閣外交成功之第一步。

九月十八日

▲倭會寺內抵柏林，將赴波蘭線謁希特勒

九月廿日

▲倭代理情報部長原田，發表狂妄談話，暗示美如干涉遠東，不惜與之開戰。

▲大藏省發表，九月中旬之對外貿易概算如下：輸出一〇九五二九，輸入七三五七一，出超三三九三八（單位千元）

九月廿一日

▲倭寺內大將於東部戰線之德總統大本營，謁見希特勒

九月廿二日

▲倭學習院長野村大將將出任倭外相。

▲倭興亞院總務長柳川於本日由東京出來，來華觀察。

九月廿三日

▲阿部以谷正之公使繼任外務次官。

九月廿五日

▲學習院長海軍大將野村吉三郎正式就任外務大臣。

▲野村赴首相官邸謁阿部，對於所謂廣泛之帝國外交有所商議。

一、本刊已以印刷關係，訂作半月刊，但遇有特別問題，擬隨時增刊。

二、本刊專送各高級機關及各級政治部，作為參考資料，惟內容有時含有機密性質。

三、閱後敬希妥為處置。

578
575028

578